

西園寺公望傳

鄭學稼著

生活書店發行



舊



公用圖書
愛惜使用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

00225

自 序

西園寺公爵，係日本今日諸元老中最有勢力的。他歷仕孝明天皇，明治天皇，大正天皇，及現今之昭和天皇四朝。如果把他一生之經濟的以及政治的背景，與夫他個人的活動，詳細地寫出來，那簡直要成一部日本百年史了。

爲着種種的緣故，要把本書限於五萬字範圍之內，所以，對於公爵傳記的寫作，在技術上頗感困難。幸好，自己目前正在研究日本的問題，能夠很充裕地來分配各種材料。計劃把明治維新前後間政治上的活動，歸到西鄉隆盛傳裏，把經濟的發展和與牠相適應之政權的更易，納入日本財閥論中，剩下來，提綱挈領地，在本書內論述着。

西園寺公爵在他的政治活動中，最精彩的一段，是與桂太郎對立。代替了伊

藤博文和山縣有朋兩人間的矛盾。同時，在他的內閣階段中，日本之社會主義的運動和鐵道的國有等等政策，對於今日尚有莫大的影響。我們由之，在他的傳記中，把這些事實作為論述上的主幹。

歷史愈近現代，愈難論述，尤其是自山縣有朋逝世前後至目前的階段中。日本政治史和我國的關係過於密切，使執筆者不得不用『走馬看花』的方法，在閱者面前混過。公爵晚年的生活，雖然是和日本帝國國運的發展，有不能分離的關係，在本書中却只能把各種重要性暗暗地在讀者面前揭出來，而無法深入，作更進一步的探討。

由於本書是專從事實方面，來記述西園寺公爵的生平，所以不特無文學的體裁，且缺乏評判的態度。他尚健在着，他會為他的歷史去點綴，還未到論定的時候。著者的希望，只有一點，就是如果能夠給與他的讀者了解本書主人公對於現代日本政治變遷的重要性，那比什麼都滿足的。

公爵一生中私人的生活，或許在日本人眼中成爲趣味的描述；而在中國人的腦裏，則列於次要。所以，本書對於這一點，應佔的篇幅最少。

最後，本書係著者對於現代日本的介紹的第一個成果；在牠於旬日中完成時，他應感謝使他能夠得到研究這個問題機會的劉雅扶先生。

學稼一九三五，七，九，序於上海。

本書著者之社會科學譯著

- 一 馬先爾的經濟學說（神州國光社版）
- 二 龐巴衛克的經濟學說（黎明書局版）
- 三 地租論（同上）
- 四 雷岱爾著：社會主義思想史（同上）
- 五 費爾希丁著：龐巴衛克是馬克思批評家（同上，未發行）
- 六 龐巴衛克與馬克思（同上未發行）
- 七 塞伊著：經濟學精義（商務印書館版）
- 八 烏落斯基著：經濟學方法論（同上排印中）
- 九 斯莫拉著：重商制度及其歷史的意義（同上）
- 十 政治經濟學大綱
- 十一 日本財閥史論（年底出版）

一	門第及誕生	一
二	少年時代	四
三	明治維新	八
四	法國留學	一四
五	東洋自由新聞與外交官	二〇
六	文部大臣與外務大臣	二六
七	桂太郎	三二
八	政友會總裁與內閣總理	四〇
九	住友財閥與三井財閥	四五

一〇	鐵道國有的政策	四八
一一	日本社會主義的運動	五七
一二	第一次內閣的潰亡	六三
一三	桂內閣與幸德事件	七〇
一四	第二次組閣	七四
一五	第三次桂內閣	八六
一六	至山縣有朋逝世	九六
一七	老公與政治	一〇四
一八	私人的生活	一一九
	附年表	一三七

783.18
8453=4
8469



西園寺公望 (三十八歲時攝)

國家圖書館
001717238

石於詩中第言年胡少德歌
蘇故沈不初相鶴思以然二
之少如如

村月... 陶... 書

西園寺公之手蹟

一 門第及誕生

明治維新前，日本公卿中，身分最爲高貴的，有自藤原基經以來，累任「關白」大官的五家——近衛，鷹司，九條，二條及一條——稱爲「五攝家」。次於「五攝家」的，有源於源氏的久我和廣幡；有源於藤原氏的三條（轉法輪），西園寺，德大寺，花山院，大炊御門，今出川（菊亭）及醍醐，這九家合稱爲「九清華」。本書主人公的門弟，係「九清華」之一。

在「九清華」中三條，西園寺和德大寺，同出一門，他們的祖先卽爲藤原實賴關白之弟師輔。

師輔佐兄施政至天曆元年拜右大臣，爵正二位，受寵於村上天皇。有子十一，最小的公季，生遭父喪，賴有寵於村上天皇之姊，為其育於宮中，服食擬皇子。及村上天皇駕崩，公季即敍五位，此後一帆順風，至後一條天皇之治安元年，進從一位，拜為太政大臣，許坐牛車，享壽七十有二。

今日稱公季為閑院家之祖（與閑院宮家不同），傳五世至公實，遂分為三家，如下：



通季第四代孫公經，事後鳥羽天皇，為左近衛大將，至後堀河天皇時，經內大臣進太政大臣，他的子孫，改姓西園寺。

西園寺家自通季起傳三十二代至師季無子，遂以德大寺家公純的次男過繼，他就是現今的西園寺公爵。

德大寺家自實能起傳二十五代至實堅時無子，以鷹司家的鷹司輔熙子公純嗣爲「當主」——即家主。

鷹司家的輔平，本係東山院閑院宮一世直仁親王之子，自承繼到鷹司家後，傳四代至輔熙生公純，出嗣於上述之德大寺家。

公純的長男實則，即今德大寺公弘公爵的父親；次男公望出繼於西園寺家，即本書的主人公；六男隆磨嗣於日本四大財閥之一住友家。由之，西園寺公爵對於鷹司家，德大寺家和住友家都有血統上的關係。

西園寺公望於嘉永（孝明天皇的年號）二年（一八四九年）十月二十三日，生於德大寺家，但不久出嗣西園寺師季。至嘉永四年（一八五一年）七月師季逝世，氏進爲西園寺家的當主。

二 少年時代

當師季逝世之年十月叙從五位。嘉永六年（一八五三年）特任爲孝明天皇的侍從。

這時候負教養責任的，卽氏的嗣母——師季妻，內大臣德大寺實堅的次女——和西園寺家的諸大夫。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年），進從四位，時年僅六歲。

安政四年，嗣母棄養。十月七日陞任右近衛少將，進觀孝明天皇。翌年，水戶藩主齊昭以琵琶贈氏。

爲什麼以一藩之主，贈給貴族的禮物，是那種的樂器呢？這是有原因的。當

日幕府握實權，京都的朝廷等於虛設。幕府的領地達八百萬石，天皇所有不及二十萬石。不用說，皇宮的建築，不及江戶的幕府，就是天皇的起居飲食，亦差於將軍。朝廷的生活如此，在朝廷中服務的官吏，他們的貧窮，更在意料之中。就西園寺家而言，年祿名六百石，實不過四百石而已。這四百石的祿米，須養活了「諸太夫」（稱五位，卿的最低級，士的最上級）五人，六位的「侍」四人，「近習」四人，「下部雜掌」十六人。由之，可見門面雖大，內容仍是空虛。爲着這個原因，當日的貴族，另習專業。這個專業是特許的，頗有收入，牠可補助家計。西園寺家的專業，就是琵琶。當他少年時代。除書本上的攻讀外，尙須習奏琵琶。也爲着這個原由，水戶藩主，方以製之琵琶樂器贈送。

少年時代受教育的機關，是孝明天皇繼承仁孝天皇所設的學習所（後改稱學習院）。該所設立的宗旨，係教導十五歲以上四十歲以下之公卿的子弟。牠的目的，不在於明瞭當時之世界大勢，乃在於陶冶受教者的品性，和養成高尚的志

操執教鞭的人，如伊藤德藏等，係當日爲名的漢學者。

除學習所教育之外，在家裏又有「太夫」等教以習字等等必需的知識。在如此美滿環境的他，到文久元年（一八六一年）任右近衛中將，補從三位，並被選爲孝明天皇的近侍。

近侍這個官爵是當日公卿子弟中最榮耀的職務。他被選之年不過一十三歲而已。由於孝明天皇是英邁剛毅的英主，和當時國家的多難，這位少年的貴族，無形中學習了後日所需的政治知識，這一點他在晚年的回憶裏，也明白地自述過。

所謂「國家的多難」就是指自伯理（Perry）提督於嘉永六年（一八五三年）率艦隊逕叩江戶後，引起日本國內的紛擾。素來以閉關自守爲主旨的幕府，對於伯理提督的武力，既不能拒，又不能妥爲應付，只臨事敷衍。而且自將軍家慶在同年薨去後，於老中執政下，幕府對於「外夷」的對策，顯然地分爲兩派。結束阿部正弘的「開國論」，戰勝了水戶齊昭的「攘夷論」，於安政元年（一八五四年）

便訂立了神奈川條約，引起國內志士的不平。接連地發生了暗殺的事件，攘夷的空氣，和討幕的聲浪瀰漫於薩長土肥各藩。雖然幕府的大吏，利用和宮的下嫁，期消滅幕府對於朝廷間的矛盾，事實上反由而增加尊皇討幕者的憤怒。

幕府對於倒幕者的懲戒，就是舉兵征討倒幕的主動者長藩，然而薩長聯盟的武力，使德川氏之軍，不能越大阪一步。至慶應二年（一八六六年）將軍家茂死於軍中，一橋慶喜入繼，幕府確成爲強弩之末，瓦崩之兆層見。

在這個當兒，公卿中參加倒幕的有岩倉具視等等；同時亦有不少是所謂「佐幕」的人物。西園寺公望，處於上述局勢（註）之下，既不能無動於心，自然要捲入漩渦之中。

（註）關於伯理提督叩江戶之門後，幕府對於朝廷的關係，爲着西園寺氏尚在少年期中，故特簡述，期省

篇幅。詳見拙作日本財權爭奪史及西鄉隆盛傳。

當「尊皇攘夷」的浪潮達於頂點之時，英主孝明天皇，却駕崩於慶應二年（一

八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次年正月九日，明治天皇以幼齡踐祚。西園寺氏的政治生涯，亦由而開始。

三 明治維新

孝明天皇駕崩後，朝廷和幕府的對立，更加尖銳化。而操縱朝廷政權的，就是以『尊皇倒幕』為職志之岩倉具視和各藩的下士階級，如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等。

慶應三年（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九日，岩倉具視，當各重臣退朝後，召薩，土，藝，尾及越五藩的兵士，守護宮門，嚴禁外人出入，同中山大納言，正親町

大納言，中御門中納言入觀明治天皇，立即召集各大臣開「小御所會議」。決定「王政復古」，並改革舊制，設立總裁，議定及參與三職。

慶喜自偵知「王政復古」的消息後，即憤離二條城（十二月十一日）率會津侯松平容保，桑名侯松平定教，及老中板倉勝靜，於十二月十二日入大阪城，整軍備決與岩倉具視派一戰。二十日，西園寺公望以十九歲的幼童，被任為「參與」與岩倉具視，萬里小路，大原宰相，長谷三位，西鄉隆盛，大久保利通，由利公正，酒井忠溫，後藤象二郎等共同參與朝政。

西園寺公望在維新過程中，雖然不是積極的主動者，却見知於維新的領袖岩倉具視。當王政復古決定之夜，在（小御所會議）時，各藩藩士如西鄉隆盛等，仍如舊制，立於階下，不許昇殿，氏認為「奇怪至極」，聲聞於岩倉，頗為驚異。及慶應「即明治元年」四年（一八六八年）正月二日，慶喜命其臣瀧川具知，攜表章至京都，奏請君側，並率會津桑名兩藩兵，合姬路高松等「譜第」諸侯所

屬，兵力達萬餘經鳥羽，伏見入洛（即京都）。時備防於兩地的倒幕軍可靠的不過薩長兩藩三千勁卒，至於尾，越及土三藩的態度，尙未明白表示嚮背，形勢確未許樂觀，宮中遂開緊急會議，西鄉隆盛對土佐藩的立場，正在躊躇之中，而西園寺氏却與井上聞多，大村益次郎等抱同一的見解，以爲土佐必黨幕府。廣島藩重臣辻將曹獻策云：『戰爭的勝敗，既未可知，萬一不利，可委爲薩長與幕軍的私鬥，使朝廷得避德川之鋒。』西園寺氏聞之拂然作色答云：『今也朝廷與薩長合爲一體，應共利害，如委爲私鬥，則天下事去矣。岩倉在側，不禁脫口云：『此小孩大有見識』，心更奇之。

同月三日，發生鳥羽和伏見的戰事。四日，朝廷命議定嘉彰親王爲征討軍總督，賜錦旗節刀，同時又拜西園寺氏爲山陰道鎮撫總督。

這個任務，從今日維新史看來，似毫不重要，其實不然。因爲當戰端開時，薩長聯軍不過三千，幕軍達於萬餘，岩倉具視與西鄉隆盛二人，備萬一起見，將

車駕移駐山陰道，再檄天下志士勤王，而適當這個重任的，在岩倉心中則爲年僅二十的西園寺公望。

五日，氏率薩長藩兵一小隊離京都，扈從者有太夫濱崎和泉守等，繞道小倉山出水尾入丹波至馬路村。村的志士人見龍之進，中川祿左衛門，及中川武平太率兩姓勇士歸附（註）不久即佔龜小城，各地聞風歸順，遂經神戶至大阪，乘佐賀藩的兵艦凱旋而返，時在三月二十八日。

（註）西園寺家在今日和人見及中川兩氏的關係十分密切。中川祿左衛門長男中川小十郎氏，曾任爲氏

文部大臣時的秘書官，文部省參事官，內閣總理大臣時的秘書官，現爲西園寺家事實上之指揮人，極受氏的寵愛。

慶喜自鳥羽伏見敗後，離大阪，於正月六日乘艦遁江戶。七日，朝廷下令罪慶喜，十日任總裁有栖川宮熾仁親王爲征討總督，西鄉隆盛爲總督府參謀。官軍不久入江戶城，慶喜『謹慎』於上野之大慈院，德川氏八百載之天下，告一段落。

然東北諸藩，仍忠於幕府，朝廷乃於閏四月五日任西園寺爲東山道第二軍總督，出兵征伐；十九日又任爲但州府裁判所總督兼山陰道裁判所總督。

時東北諸藩以仙台，米澤，南部，二本松，白石及長岡爲中心，與官軍抵抗，戰事頗烈，明治政府乃於四月二十三日任氏爲北陸道鎮撫使，五月十日離京都至越後，親冒矢石與長岡兵血戰，因力薄陷於不利中。總督府聞訊，特派長軍之山縣有朋及薩軍之黑田清隆赴援，但屢進屢退，直至八月方告平定，遂設越後府以氏知府事，不久辭職又轉任爲新瀉府知事。

明治二年（一八六九年）幕府舊臣榎武揚率艦据函館，聞者色變，氏獨不以爲然，認軍艦一入東海，與江戶及大阪隔絕，等於自滅。當氏平定東北時，對於賀者，並不矜誇，答云：某家歷世皆爲閥閱。自中葉以降，從太政大臣公經起數世之間，挾外戚之權，位極人臣，勢傾朝野。降至大納言公宗，通北條氏，謀叛，遂至身死爲天下笑。年代雖悠久，其事仍載於青史中。至於今日不能不雪先

人之恥，故以身爲天下先，上期挽皇威，再建王家之國，下期雪家門污名，以報累世之天恩。

東北戰後，新日本帝國的基礎築成。八月二十七日，爲明治大帝卽位大典。九月二十日聖駕東行，文武百官亦陸續集於東京。氏受各種刺戟，忽萌留學之念。

當氏任新瀉府知事前，已交識伊藤博文，及伊氏任爲兵庫縣知事，與氏往來頗密，由而得知歐洲情事，心大爲動。至明治二年（一八六九年）三月十五日辭陸軍職，準備出洋，特商於岩倉具視，得岩倉允諾，又告太村益次郎，太村問何往，答以赴法，訊所學爲軍人耶？答研究法律。大得太村氏的贊許，（因太村係當日有名的軍事家，「雖西鄉隆盛亦傾服之」知氏不適爲軍人，改學法制最宜。）並介紹氏入山內容堂所管理之開成所學習法語。十二月十八日得政府之允許，往長崎受教於有名之法蘭西語學者平井義十郎。明治三年（一八七〇年）十月正式

得政府命令赴法。計自明治四年起（一八七一）至十三年（一八八〇）止，十年間，氏熱心於法蘭西之制度文物以及人情風俗之研究，並醉心於自由思想。及十三年十月二十一日返國，立即爲『自由民權』鬥爭者之先鋒。由之我們對於氏的在歐十年間的生活，不能不另節論述。

四 法國留學

當明治政府維新之初，赴歐美各國留學的學生頗多，其中由貴族出身的亦不少。著名的，如北白川宮能久王殿下留德，嘉彰親王留英。與西園寺氏同行的有黑岡帶刀，森有禮等三十餘人，同乘美船哥士太力加號，大概於明治三年（一八

七〇年）十二月上旬離開橫濱。（註）

（註）氏的家事托弟威磨主持，時尙有生母德大寺公純側室之千代浦刀自在堂。氏曾將國外所見所聞，稟告其母，後有小泉策太郎者，得氏的許可，集家書影印百冊，題名爲歐羅巴紀遊拔書，分送親友。

依氏在家中的記述，當日由橫濱東行，約二十餘日抵舊金山，再經七晝夜至紐約，又由紐約赴首府華盛頓覲見大總統格蘭第（時在次年正月十四日）並參觀議會，於是復返紐約，乘船渡大西洋，約十餘日達英國之利物浦，轉赴倫敦，參觀水晶宮，博物院，公園等等。二月七日方抵目的地巴黎。

由太平洋經大西洋，一路上所接觸的，無一不使他們驚異，這一點從氏的家書中可以證明。他們航行的生活，並不乾燥，且常與中國水手筆談。

到巴黎後由栗本定次郎的指導，介紹於前田正名，再由前田識蒙弗蘭伯爵，不久入某街的私立學校。

一八七〇年係普法戰爭的時候，西園寺等一八七一年抵巴黎，各地尙是十分

紛亂，即巴黎一隅，亦處於普魯士軍監督之下。舍館甫定即逢歷史上有名之三月十八日的巴黎公社之變。

巴黎公社至六月三日方爲凡爾賽共和國政府所推翻。這些時日中，巴黎城內的各種狀況，我們今日須讀歷史，纔能略測梗概，而西園寺氏則目擊之。依後日他的回憶，認爲法蘭西自『前年敗於普魯士後，國內更加紛亂，……姦滑無恥之徒，羣起煽動愚民，而挺干戈』。及巴黎城陷落，氏云：『被殺賊屍，累累街中』。

從他的經歷看來；以二十三歲之身，却逢過三次的城池失陷的狀況。頭兩次，係在他的祖國之二條城及會津；後一次則在法國。二條城和會津的陷落是德川幕府蓋棺的兆徵；而巴黎公社的滅亡，則爲今日法蘭西共和國奠定的開始。這些經過，對於今日日本帝國的老政治家，無容說有重大的影響。

雖然法蘭西的革命，在本質上和明治維新，有許多不同之點，而巴黎公社的

成立基礎之羣衆——『第四階級』，和維新時長州人所組織之『奇兵隊』，却是一樣；在法國，『第四階級』能夠曇花一現地成立了『政府』，而在日本，則收效的却是商人階級和後日轉變爲資本家或政治家之『下士階級』。西園寺氏對於這些的變遷，一幕一幕地展在他的眼前。無怪他從回國起，一直站在自由主義者的立場。他深知民衆的力量，由他後日施政的方針看來，他很不願意用壓迫的手段，或許這是那些歷史的教訓吧！

爲着巴黎的紛亂，他就避往瑞士，後又由瑞士遷居馬賽，待秩序恢復方返巴黎。

他留居法國達十年之久，除上述歷史的教訓外，思想上使他成爲自由主義者的另一因素就是受伊維爾·亞哥刺士(Emile Acolas)的影響。

亞哥刺士氏是當時著名的學者，著述頗多，一八七七年他的政理新論(Philo-

sophi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被酒井雄三譯爲日文，氏在序文中曾自題云『亞哥

刺士著，同氏門人西園寺公望序」，可見他對於亞氏的關係了。

亞哥刺士的思想，除西園寺氏外，尚有後日在明治政府中演民權運動的領袖板垣退助。就是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夏天被派往美國修改不平等條約之專使右大臣岩倉具視，和隨員大久保利通，木戶孝久，伊藤博文等，當路過巴黎時，亦由西園寺氏的介紹，和亞氏的思想相接觸。

經過亞哥刺士的介紹，西園寺氏尙結交當日法國的要人，後來被日本政府利用的，就是他對於克利孟梭的友誼（當氏抵法時，克氏年僅三十歲。）

從留法交遊的狀況看來，氏的費用頗鉅。可是按照當日明治政府派遣留學生的條例，每名每年只給費用美金千元，唯出發之時，特許支給氏以千四百的美金，但他不受，仍願與一般待遇同等。這些款目，能夠許他在法國那樣的交遊，應該有些出自自己的荷包。（註）至六年又改爲自費留學生。

（註）後曾在公使館服務。

在巴黎，他的日本摯友計有：中江兆民（篤介），松田正久，和光妙寺三郎等。中江兆民係明治的奇人，他以毛遂自薦，得大久保利通的贊助，以司法省名義派赴法國，對於日法兩國文化的溝通，貢獻頗大。松田正久係佐賀藩人，明治五年（一八七二年）以陸軍省名義派往法國，可是他捨軍事而不學，專研究政治，法律，哲學，和史學，造就頗深。於明治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六月憲政黨內閣時任大藏大臣，次年伊藤內閣任文部大臣，及辭職任參議院院長；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年）西園寺內閣時任司法大臣；四十一年任大藏大臣；此後又任山本內閣的司法大臣，至大正四年以七十一高齡逝世。

光妙寺係氏的蜜友，常同往來於咖啡館星旗樓，二人係風流子弟，時相詠遊。返國後，光妙寺氏以官吏終身，因曾請與犬養毅決鬥，傳名東京。

明治十一年，政府念氏過去的功績，特旨復正三位。十三年（一八八〇年）十月二十一日返國。此時的日本和出國時大不相同：有他在美國驚異之火車，以

及法蘭西澎湃之自由民權的思想，同時尙有如烈火的國會開設運動。

薩閣政府，對於十年歸國的青年，視爲『遊蕩兒』不與一官半職，可是他的眼光，也在於更遠的前面。於是東亞自由民權思想的木鐸——東洋自由新聞，在氏指導之下出刊了。牠的問世，使封建遺孽的薩閣政府，似當頭一棒！而後日自由黨的運動，亦受牠的不少助益。

五 東洋自由新聞與外交官

時有留法同人兼氏密友岸本辰雄，與宮城浩藏，矢代操等創辦今日明治大學的前身明治法律學校——於明治十四年（一八八一年）一月十七日開學。——由

岸本親訪西園寺氏，聘爲講師，氏立即允諾，所授課爲『法蘭西憲法』及『行政法』兩門。他的講義，係用法文，曾保存於明治大學，至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惜因地震焚於火。

留法時氏另一密友中江兆民，自罷元老院書記官職後，自開『法學塾』，授政治，法律，歷史，哲學四科，專宣傳自由平等主義，大爲政府所忌。氏毫不以爲意，另印刊政理叢談及譯印盧騷的民約論。可是，此時的中江日豪於飲，且出入貧民窟中，與氏並未往來。

一日早晨，忽有從事自由民權運動健將名松澤求策者，造邸訪問。云欲辦東洋自由新聞，請氏爲社長，氏推於正唱自由民權說之舊友松田正久，不許，固強乃退問於中江兆民。中江曰：『苟欲爲米拉波其人者，則不宜當無意義之官吏，辦新聞宜』，因爲米拉波在法國革命前後的行爲，素爲氏所崇仰，遂允諾。乃出資千五百圓，任社長兼主筆，發起人如松田正久，中江兆民，柏田盛文，上條信

次，林正明各出五百圓，並推中江負論說欄，松田及松澤任事務會計，決定三月十八日發刊。

部署方定，事聞於東京日日新聞社社長岸田吟香，大爲氏慮。特於前田正名氏結婚之日，再三向氏忠告，以爲：在政府高壓之下，言論自由決不可能，君爲社長，既失門第的身分，又招當局之忌，大不智。氏顧而言他置之不答。數日後，又經氏家臣岩崎某之手，再進勸告，亦不爲動，毅然發刊。

東洋自由新聞以半張紙二枚八頁印成，第一號發刊詞，由氏執筆，力陳人的自由與政治自由，能博世人的贊獎；但最動人心及觸政府之忌的，却爲中江氏的筆鋒，銳利無比。據其門人幸德秋水所說：『先生之文殆爲神工鬼斧，一唱三嘆，無不驚爲造化之才，尤其新聞中論說，如湧奇想，如運飛筆，一氣呵成，不特無多改竄，且字句軒昂，有天馬行空之勢』。

事實上中江兆民不特工於文章，且思想豐富，每次時評皆使政府要人苦之，

軍人更認爲社長係虛無黨欲加暗害。處此苦境中的當局，遂由太政大臣三條實美與岩倉具視出面，勸氏自行告退，不聽，而中江之筆更銳而迫人，至於某次開議，有人主張逮捕西園寺，因被大隈重信所反對而作罷論。結果，由內閣上奏，以明治天皇之『勅命』令氏辭職。

氏經內大臣土方久元之手，傳到詔令後，乃一面草『上奏文』申述事况，一面向東洋自由新聞社辭職。該『上奏文』數年前在宮中發現，據云內容生動，充滿熱血，並表現其至誠。

松澤等幹部一聞氏辭職大驚，急召集會議，托中江關說無效。乃以松澤個人名義印『顛末書』（四月十日）報告氏的辭職經過情况於讀者，結語云：『我等亦更加自勉不怠，爲正大公明計名利計，決不屈精神，不枉筆鋒。嗚呼！諸君共玩自由之花，共賞自由之月，其日將在於何時，蓋可信其不遠矣』。政府既迫西園寺氏去社，對於松澤的行爲，認爲違法，乃由東京裁判所判徒刑七十日（註）。

(註)松澤後續爲國會開設而奔走，明治十九年，又以莫須有之罪入獄，以肺病死於牢中。中江兆民於明治

十五年參加板垣退助的自由新聞，二十一年在大阪與栗原亮一發起東云新聞，又爲後藤象二郎之

政論執筆；二十三年在大阪府以不花一文被選爲衆議院議員，不久辭職，晚年赤貧如洗，生前遺稿著

名的有一年有半等。

西園寺氏的辭職，無須說繼以東洋自由新聞的停刊，(四月八日)，計僅發行三十四期。時日雖短，而收效至大。

自辭去社長職後，至十四年(一八八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補任參事院議官，遂不離伊藤博文，盡力於憲法的擬定以及議院制度的草創。

明治十五年(一八八二年)參議伊藤博文被派赴歐洲各國調查憲法與議院制度，西園寺氏亦奉命隨行，與伊東己代治等於三月四日發日本赴柏林。此時西園寺的任務爲負擔英吉利皇室諸制度的調查，親往倫敦，受維多利亞女皇的厚遇。

明治十六年(一八八三年)八月四日歸朝，九月隨伊藤赴福島縣，十二月二

十四日任參事院議官。十七年（一八八四年）頒佈『華族條例』設公侯伯子男五等，除舊日藩主公卿之外，維新功臣亦得列入，氏授侯爵。

明治十八年（一八八五年）二月十四日，氏被任爲奧國全權公使，途次羅馬，謁教王，報告日本國情，明治以來日本官吏謁教王者，恐自氏始。十九年夏返國，八月六日被任爲『法律取調委員』。二十年（一八八七年）六月四日，又被派爲德國公使。二十二年發佈憲法，翌年十一月五日召集第一次帝國議會。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歸國，九月四日任賞勳局總裁。二十五年，第二次伊藤內閣成立，翌年十一月任貴族院副議長。二十七年三月八日任樞密顧問官，兼賞勳局總裁。同年七月日清發生戰爭，八月二十日氏被派往朝鮮，辦理外交事務，不久歸國，適文部大臣井上毅因病退職，氏於十月三日繼任，此爲明治時期中政治家生活的開始。

西園寺氏在奧德外交生活中，最重要的，卽爲會見俾斯麥，（因該時俾係首

相兼外務大臣），給與許多的印象。次爲奉命赴鮮時，說大院君變政創辦實業；其他無有也。

六 文部大臣與外務大臣

明治二十五年（一八九二年）八月松方內閣成立，河野敏謙任文部大臣，至翌年三月代以教育勅語起草者之井上毅。二十七年八月井上氏因病去職，十月三日以西園寺氏繼任。井上毅係薩摩藩藩士，當氏準備留法，在長崎學習法語時，與井上同學。及留法歸來，輾轉於新聞社社長，外交官與樞密顧問途中之氏，反不及井上氏入閣之早。

文部大臣當明治維新期中，並非伴食閣臣，自第一任之森有禮起，經榎本，芳川，大木，河野而至井上，皆為當時名士，且富節操，謹嚴方正之人。以氏之生活而論，誠不及彼等。

氏自就職後，即召集全國師範學校校長會議，自任主席，訓詞中力言：『日本應取世界之長，以補己短，不宜墨守故規，使各校長驚異，而時論亦指為『西園寺氏係世界主義者』。』

時在外交方面，功績卓著的，即陸奧宗光。彼於修正不平等條約中，十分努力，且有成效，以功授子爵。明治二十八年三月馬關條約草訂之時，病勢日劇，然猶扶病從公，至四月十七日調印，方得休養。二十三日三國干涉事起，又扶病奉公。八月一日日清戰役敍勳，氏以功陞伯爵。二十九年（一八九六年）四月陸氏辭職，遊夏威夷，西園寺兼任外務大臣。

陸奧宗光和西園寺的交遊頗密。陸氏不特認氏為日本後日的政治家，且以為

係『天下第一等偉人』。

同年九月伊藤內閣倒，松隈內閣成立，氏與伊藤同進退。當三十一年（一八九八年）第三次伊藤內閣成立時，又任氏爲文部大臣，四月三十日依願免官，繼以今日受日本帝國議會獎狀，稱爲『憲政大御所』之尾崎行雄。尾崎氏在任期中
的設施，均效『蕭規曹隨』，頗得明治大帝的稱善。

這時候除氏的個人生活，留諸後述外，與其往來的著名學者且兼密友的，有下列諸氏，均爲明治期中，對於政治的或文化的有關係者。

我們首先要說的，是自氏任山陰道總督起，卽已認識的高木豐三。他十七歲時，由丹波國馬路村人見龍之進和中川祿左衛門的介紹，充當氏所統率有名『弓箭組』的壯丁。及幕府亡，他卽離開軍職，就京都某法人處學習法語。後以法學士資格出仕司法省。明治十七年任判事，十九年留德，居德四載，歸國任福島裁判長，轉大審院判事，歷任司法省民刑局長及司法次官，又兼任帝國大學及私立

法律學校授課。退職後，任律師。爲當時著名的法學家。

次爲加藤恆忠。係伊豫之松山人，以私人的風格，得寵於西園寺公望。氏每次旅遊內地，與加藤形影不離。加藤氏出身於司法省之法律學校，與後大政治家原敬友善。畢業後歷任外交官至外務大臣祕書，得西園寺氏密契第三次伊藤博文內閣時外務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任。晚年以『硯石家』著名，豪於飲，死於大正十二年（一九二三年）。

第三爲竹越與三郎，曾任文部省敕任參事官。當第一次西園寺內閣時，主持讀賣新聞，爲氏後盾。私人常出入於西園寺邸。

第四爲參加第二國際布魯塞大會，以介紹社會主義思想於日本，但本身却是狹義的愛國主義者之酒井雄三郎。酒井係中江兆民之法語私塾的學生。中江生時，常助其編輯政理叢談等。及東洋自由新聞停刊，隨中江氏至熊本，識交今日著五十册近世日本國民史的德富蘇峯，後二人成爲摯友。明治二十二年，酒井受

農務省派赴法國，時將觀察及研究所得，爲文披露於蘇峯氏所主持之國民之友，這些論文，多屬於社會主義文獻的介紹。一八八九年（明治二十二年）第二國際定「五一」爲勞動節，次年在巴黎舉行示威運動，酒井以目擊所得，登於國民之友，頗能鼓勵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情緒。二十四年參加布魯塞之國際社會黨大會，與各國代表聚於一堂，共同攝影。及歸國，與大道和一，佐藤勇作，上野岩太郎等設立「社會問題研究會」專介紹社會思想。朝鮮事起，西園寺氏以專使名義赴鮮，酒井隨行，因彼素來係「征韓論」的提倡者。三十三年（一九〇〇年）再受農商省之托參加巴黎大博覽會，十二月忽墮樓死。

第五爲富井政章。他於東京外國語學校卒業後，入法國里昂大學，明治十八年歸國任帝國大學教授，二十四年進爲貴族院議員。二十六年三月所設立之法典調查委員會在伊藤博文（總裁）與西園寺（副總裁）指揮之下，富井氏雖爲委員之一，而與當日著名之法學家穗積等以刻苦勵精稱。二十七年任法科大學校長，

係日本有威權的民法學者。

此外尚有梅謙次郎等，均與上列諸人出入於內幸町西園寺的私邸。這些人物，多受法國教育，且富當日法蘭西的思想。被後人稱爲『內幸町梁山泊』派。他們的思想雖不一致，而對於後日西園寺氏執政時寬大政治的設施，頗有關係。

二十九年七月，所發行之世界之日本（半月刊）主筆雖爲氏密友竹越與三郎氏，而執筆的多爲上述之『內幸町梁山泊』的人物，而且名稱亦係擬自西園寺。

除上述各人外，尚有日本近世大文豪國木田獨步。明治二十八年，氏棄國民新聞之從軍記者的任務，就國民之友的編輯，不久與某醫師女信子戀愛，以竹越氏爲證人而結婚。遂由竹越氏的介紹友西園寺。以後二人的交誼至篤，國木田爲氏寫『西園寺公評傳』，時出入於氏的私邸。明治三十四年，又孤居於氏邸，置信子逃後又結婚而舉長女貞子之治子夫人於生家。在邸中，夜常與氏對飲，並作膾炙人口之牛肉與馬鈴薯和巡查（以邸中的警察爲模特兒）。

七 桂太郎

自明治十八年改革官制起，政治的中心，操於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二人之手。因為伊藤和井上馨所屬長閥派的後台老板三井財閥，和大隈所率西鄉從道，松方正義，板垣退助，福澤諭吉之薩閥派的後台老板三菱財閥的利益相矛盾；所以經濟的原因，使伊藤一天一天地離開大隈。這一點，三菱財閥的主人岩崎彌之助十分明白，他知道大隈對於三菱的產婆作用的功績，可是如果能夠使伊藤和大隈站在同一的戰綫，那不是更有益於三菱嗎？他沒有一天不這樣打算，但却不能實現！

當第一次伊藤組閣時，三菱利用後藤象二郎，促板垣退助和山縣有朋聯合起來和伊藤對抗，因為伊藤政治上的利益是代表三井的，結果他們利用三井財閥的顧問井上馨辦理改正條約的不力，把井上驅出閣外。依岩崎彌之助的意見，推大隈繼補，托板垣斡旋，因受閣僚的反對不果；同時伊藤自己亦不堪於山縣的攻擊，只有下野。於是黑田的內閣隨而產生。

三菱財閥利用山縣和伊藤的矛盾，操縱了黑田內閣。就是第二次伊藤成立內閣時，外交的陸奧宗光和三菱已有密切的關係。到伊藤第三次組閣，山縣本人就沒有參加，可是陸軍大臣的桂太郎係他的手下。伊藤自己十分明白，非創立一個強有力的政黨，不能夠和山縣派相對抗。所以，當憲政黨首領大隈和板垣組閣時，他爲着要澈底把藩閥趕出於廟堂之外計，便着手於立憲政友會的籌備。待憲政黨內閣，因文部大臣尾崎行雄不敬的演說瓦解，代以山縣有朋的第二次內閣時，伊藤氏組黨的決心更加確定。遂於三十三年八月，發表政友會的宣言，以渡

邊國武爲創立委員長，以西園寺公望，金子堅太郎，片岡健吾，松田正久，林有造，尾崎行雄等爲創立委員，至九月行結會式，一舉在下院中佔百五十六名的大多數。遂以對清的外交爲問題，使山縣交出政權，而第四次的伊藤內閣亦繼而成立。

就表面上看來，山縣有朋是一個軍人出身的政治家，因此人們都把他歸到「藩閥」的範疇之上；其實這是有相當的錯誤。因爲山縣政治的資金，多出自井上馨之手，而井上就是三井的代表人。伊藤和山縣本同是長藩的出身者，可是伊藤由於後藤象二郎和板垣的關係，一天一天離開了三井而近於三菱，所以，結果促成山縣和伊藤的對立。山縣自己把政權讓給伊藤的政友會是以退爲進的。他知道和伊藤露骨的對立，對於長閥自己均有害無益；目前暫避其鋒，把桂太郎從內閣中拉出來，背地準備着他的計劃。

另一方面伊藤也有同樣的打算，因此當他第四次組閣時，特地把西園寺安置

於樞密院中，列職該院議長，不使入閣。這不是薄待於他，乃是準備以他爲自己的替身，供後日和山縣對抗，避免正面的衝突。

山縣雖然在野，却是等待機會。果然用反對增稅的題目，迫伊藤出於辭職。

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五月二日奏乞骸骨歸里，大命的下降，便落在五十三歲之樞密院議長西園寺公望的身上，可是這是臨時代理而非正式！至五月十四日又兼任大藏大臣。

這個臨時內閣，終讓位於山縣有朋的代表者桂太郎。

桂太郎是日本歷史轉到二十世紀後一個大人物，不管人們怎樣地從另一方面去攻擊，而他的治績對於日本帝國的貢獻，却正和西園寺走了相反的途徑。如果我們說西園寺的思想，近於自由的屬於法蘭西型的；那麼，桂太郎的設施，便近於保守的，屬於德意志型，這一點從他們倆的教育上也得一個很適當的說明。

桂太郎生於弘化四年（一八四七年），比西園寺大兩歲。幼以長藩之明倫館

兵學塾的塾員出身，於軍役中進爲藩主的扈從。維新時，以軍功受賞。明治三年赴法留學，適遇普軍包圍巴黎乃改走柏林。這恰和西園寺相反。當日的柏林，在軍事勝利環境中所有的局面，給與桂太郎後日的影響，自然要和受巴黎公社前後之法蘭西的狀況給與西園寺的印象，不同。從柏林歸來的桂太郎不過一個大尉，可是他接近山縣有朋，規劃徵兵制度，使山縣打敗了西鄉隆盛。此後任柏林公使館武官，十七年赴歐考察軍制，回國不久陞任陸軍次官。二十四年山縣內閣倒，他補名古屋師團長，以救地震的災民，受人民的愛戴；又以日清戰功，賜子爵。二十九年代樺山資紀任台灣總督，薦奏的不是山縣而是伊藤。及板垣內閣成立，任陸軍大臣，陞大將。此後經第二次山縣內閣，第四次伊藤內閣均留任。然至三十三年十二月以山縣意讓職於兒玉源太郎，退隱葉山，和山縣在準備着更大的政治任務。果然，他終賴山縣和伊藤對立的機會，於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拜爲內閣總理大臣。

我們由上面知道了西園寺政敵桂太郎的出身，這還不夠，尚須論述桂太郎的施政手腕，明瞭牠，便可以了解繼起的西園寺何以要有那樣的設施。

桂太郎的內閣，人另稱爲『二流內閣』或『少壯內閣』，因爲所有的閣員，多非舊日元老。同時閣員的色彩，多黨於山縣，故又稱爲『小山縣內閣』。

明治三十四年第十六次帝國議會開會時，適逢政友會總裁伊藤博文漫遊歐美，負政爭責任的星亨被刺，致對於桂內閣的反抗力較爲薄弱，可是還能夠利用拒絕政府財政計劃的通過，而與桂太郎相對立。桂的手腕，在初次組閣中相當地表現出來，他終使敵人軟化，安穩地渡過難關。

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尙可以看到當日客觀情況的發展，亦有利於桂太郎的策略。早已曉得，明治維新後的政府，事實上是長薩兩閣的政府。雖然三井指揮了長閥，三菱操縱了薩閥，而欲收英國式資產階級的政治效果，尙不可能。可是隨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各個財閥的基礎逐漸穩固，角逐的經濟地盤，也

由商業資本移到工業資本，對於政黨的運用，必然地也和前此的面目不同。所以，在桂太郎組閣之時，舊日長薩暗鬥的藩閥政府，已經壽終正寢，即自由和改進黨兩黨的鬥爭，亦失去實力，能實際地指揮日本政權的，就是三井和三菱兩個財閥。爲着這個原因，方使前此之尾崎行雄以文部大臣的身分，公開說：『若使日本是共和的國家，大總統定由三井三菱兩家指定。』

再之，過去的三井財閥，利用長閥的目的，是取得種種特權，可是長閥和三井勾結，無非注目於政治資金的有人供給。結果，三井爲着藩閥的濫借，對於高官的贈賄，弄成本身的空虛，處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的大恐慌裏，幾乎不保。雖幸支持下來，內部仍需整頓，於是由顧問井上馨介紹中上川彥次郎負整理的責任，他闊刀大斧，一改前此所爲，不惜與閥族絕緣，甚至連伊藤博文六百圓的無保借金，也毅然拒絕，努力把自己的力量發揮於礦業，銀行及工業的上面。

至於三菱也有同一發展工業的需要。這樣他們只要政府能確實地履行資本主

義的要求，決不作無謂的鬥爭。因此，桂內閣得安然渡過政友會的非難。

桂太郎在政權穩定之後，便投身於國際的舞台。他一反伊藤博文之日俄聯盟的政策，迅速地成立了英日同盟（一九〇二年二月十一日），以功陞為伯爵。

及伊藤外遊歸國，即逢三十五年八月的總選舉結果政友會佔絕對多數。這時候已有城市資產階級的議員，他們對於桂內閣的海軍擴張費一致無異議地贊成，可是以地主階級為基幹的政友會，却排斥地租增加的提案。山縣有朋利用這個機會，當十二月二十議會解散後，雖然政友會仍為第一黨，而一面使桂太郎盡力地討好伊藤，使個人軟化，獨自允許桂太郎的施政方針，另一面又暗中鼓動政友會黨員，不滿於總裁的獨裁態度，而出於脫黨。當尾崎行雄，林有造等二十八名宣告脫黨時，雖愛戴伊藤的西園寺亦無能為力。

這個給與伊藤的打擊，使他感到非走到幕後去不可，於是老侯爵代西園寺任樞密院議長，把西園寺留着後日負擔更大的重任，同時又使他代替自己統率政友

會——任總裁。

桂太郎處着一個新的局面，很充裕地應付着伊藤。他一面解散不利於己的議會（三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一面對俄宣戰（三十七年二月十日），驅動全國的視聽到戰爭上面，自己安穩地衝出反對黨的包圍。

日俄戰後的朴利矛資條約，因為是勝利的失敗，引起全國人民的情怒，結果內閣出於辭職。

西園寺氏便以政友會總裁的資格，從事第一次組閣。

八 政友會總裁與內閣總理

伊藤博文以退為進把政友會總裁的職務，交給自己的繼承者西園寺公望。經

過三十六年（一九〇三年）七月十四日協議會一致擁戴，在次日的大會中，他一再申述政黨政治的意義，並介紹後任總裁說：『我曾向政友會勸告，把我自己異體同心的西園寺侯推戴為政友會將來之我的後繼者，政友會也一致地贊成並表示歡迎，這一點我甚為滿足。侯爵係我的摯友，是我所尊敬的人，又是關於憲法的大義和主旨，永久和我不會差異的人。為着國家的福利進展計，在將來，和他一致協力地扶持着政友會，這是我的希望』。

西園寺的答詞，只述及自己繼伊藤之後，得任總裁的光榮，與如何守結黨的宗旨，使政友會的主義和綱領得能施行，絲毫不觸及對於現政府的態度。

就在同年七月十五日政友會開在京議員總會時，氏的演詞，也沒有露出自己的抱負，僅以『蕭規曹隨』為職志，並以之勉同志而已。十一月八日，京都開政友會的近畿大會時，他忽然地指出明治維新的本意與憲法的需要『從憲法的精神看來，是廢除天子和人民中間的階段，一般國民，直接地隸屬於天皇一人』。

同時，又指出封建制度崩潰後，所成立的國家應是現代化的，也就是應是資本主義的。有些人以為憲政的政治，日趨衰落，這係不學無術所致，甚為可笑，而且如此的見解，有礙於國家的進步，誠不勝慨歎。

資產階級的政權，用憲政的形式去實施，而主要的目標，在於自己利潤的保有。這樣，又邏輯出處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必然地要和先進的資本主義國家舉行『大戰爭』。而且這個『戰爭，是必死的戰爭，是舉國的戰爭，而且是不得不以世界為對手的戰爭』。從本質上說來，『經濟的戰爭』的任務，一揭在政友會的面前，歷史便告訴我們政友會所代表的階級，逐漸改地主為資本家了。

桂內閣利用舉國一致對俄的機會，暗中用重利借得的資金去救濟大阪之第百三十銀行（六百萬圓）。輿論雖然沸騰，元老雖然不滿，而桂太郎則毫不以為意。在他眼中，軍國的日本，不斷之海陸軍的報捷，這個消息，對於如醉如癡的國民，不會發生重大的影響。西園寺氏遂在三十七年（一九〇四年）四月十六日

政友會之臨時大會中，揭出旨從『舉國一致』是不宜的。政府目前之不察輿論所由來，不加以採納，如此『傾向，實極堪憂慮』。隱然指摘桂內閣的專橫。

三月三十一日，係二十屆議會閉會日，他以總裁的資格，在政友會總會的席上告誡人民，可是也沒有怎樣地露出和政府對抗的態度，因為在準備實力之前，把自己的企圖洩於敵人，是一種最無知的舉動，而且對於第三百三十銀行的攻擊，當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之政友會的定期總會中，早已指出現政府設施的不對，和政黨應負監督的責任，實無需贅述的。

待朴利矛資條約訂定的消息傳到東京時，市民非常激憤，認為政府的行動是誤國的，各地羣起示威運動政府則用武力鎮壓，因而發生衝突和死傷，桂太郎遂至於引咎辭職。至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年）一月十七日西園寺以政友會總裁繼而組閣。這算是西園寺的第一次內閣。

西園寺組閣時，伊藤已任韓國統監，可是他的政治上設施，仍以伊藤之馬

首是瞻。因此，在閣員中，我們見到三菱系的政治家加藤高明列爲外務大臣。這時候是繼承因外交失敗而引起辭職的時期，把重大責任，付給高明，不能認爲是一宗毫無意義的動作。

原來自三井財閥決定與藩閥絕緣後，伊藤的政策，無形中一天一天地和三菱接近起來。明治三十五年歐美漫遊歸來之與舊政敵大隈相見便表示伊藤是如何地遠離着三井，而且會見的地點尙在於加藤高明的家裏。西園寺氏雖然這時候已列席討論着倒閣的事件，可是和加藤高明的關係，也不過一面之緣而已。現在當第一次組閣時，便以外務大臣相委，自然是伊藤的意志。然而從歷史的傳統說來，政友會中不少是反三菱的自由系分子，這一點使當日的西園寺氏確感到應付上的困難。

除加藤高明之外，尙有後日大政治家原敬任內務大臣，今日之重臣牧野伸顯任文部大臣。原敬係星亨逝世後政友會的唯一關將，性格上和西園寺氏完全相

反。牧野伸顯係大久保利通的次男，爲人莊重典雅，與氏係密友。此外尙有司法大臣的松田正久，和受法蘭西教養與氏極相得的陸軍大臣寺內正毅；以及目前與氏共負政治上責任之齋藤實任海軍大臣。

爲着上述的原因，第一次西園寺的內閣，不愧稱爲人才濟濟。

九 住友財閥與三井財閥

在我們沒有論述第一次西園寺內閣對於日本資本主義發展的貢獻之前，應先說明住友財閥對於西園寺家的關係。明瞭這一點，後日對於必須實行之『鐵道國有的政策』甚至是引起三菱財閥不滿的政策之實現的原因，也易於申說。

我們已說過西園寺氏係德大寺公純的次男，而氏弟德大寺隆磨係住友家的養子。這一點，使西園寺家和住友家發生了血統的關係。

住友係當日大阪的富豪，傳至住友吉左衛門友親時，賴廣瀨宰平的輔佐，家業日振。明治二十一年友親退隱，友忠嗣家，不久即繼友親而逝世，家無男子，友親未亡人德子日抱神主而哭，結果賴廣瀨的設法，以友忠妹滿壽子與友忠生友德大寺隆磨結婚，並招隆磨爲養子，入嗣住友家。事得德大寺家的同意，於是住友財閥的血統，滲雜了『九清華』的血液。

這個結婚，反對西園寺氏的人，指爲有所作用；而愛護西園寺氏的人，則多方解說。然而，鐵道國有政策的實行，確對於住友家有相當的關係。

隆磨入嗣住友後，改名住友吉左衛門友純，於明治三十年以多額納稅者的身分，選爲貴族院議員，至第二次西園寺內閣時以特旨列華族，授男爵。生平與西園寺的友愛至篤。

此外，西園寺家對於三井財閥的關係是如此：德大寺實則的長女泰子，嫁三井高保的長男高縱。同時三井守之助妻檜光子係西園寺弟住友吉左衛門之妹（係友親三女）。因此，三井，住友和西園寺家有了親戚上的關係。

三井財閥的『番頭』池田成彬，以竹越與三郎之介識西園寺，並購買氏的住宅有隣庵。因之，和氏亦有友誼上的往返。

一直至現在止，住友對於西園寺的關係更加密切（見拙作日本財閥史論住友財閥章）歐戰後住友的昂進不已，不能說對於西園寺氏的政治力量沒有絲毫的關係。

一〇 鐵道國有的政策

自明治政府的政權鞏固後，隨着日本產業的發達，交通建設亦正比例地勃興。其中最重要的，則爲鐵道。

當日爲着欲收迅速的效果，允許私人設立公司進行鐵道的建築，於是私人的鐵道也日多一日。到日俄開戰，大家都感到私有的不便，國有的建議，逐漸在輿論中佔着勢力。

按史的發展看來，國家收買私人鐵道的運動，在明治二十三至二十四年間，早已有之。因爲當時的不景氣浪潮使許多小鐵道公司，蒙受不利，希望政府來負

責任，政府在二十五年也曾把這個收買的議案，提於國會，可是爲大會否決。至三十二年特設立「國有調查會」，調查國有事宜，結論也是主張收買，但亦被國會否決。到三十六年，關西方面的私有鐵道公然地和國有競爭，而且爭得十分激烈，於是有一部分人們，又舊事重提，可是適遇日俄宣戰，這些小問題遂取消於無形之中。日俄戰後受不景氣打擊的公司，反站在政府的立場，一改前此的態度，希望收買，同時又有以三井財閥爲首，會同古河住友等反對三菱財閥在九州方面的專橫，站在政府的後面，遂使西園寺內閣，以超越前次各內閣所有的勇氣，向議會提出國有的議案。

國有的理由，是如此：「鐵道本爲國家自行經營的事業，從來特許私設者，不外是交通政策上權宜措置，現在際着爲國家經濟大發展計的時期，應統一全國鐵道的管理，並發揮牠的機能，期使軍事上以及經濟上毫無遺憾，此事認爲眼下的急務」。

此外，在閣議中，對於國有後的優點，亦列舉出來，即（一）交通運輸的便利；（二）運費的低減；（三）設備的整齊；和（四）費用的節約。

何以，在日俄戰後提出國有的政策呢？牠的理由是鐵道為振興產業的工具，故為戰後經營上所不可缺的；其次戰勝之結果，國威宣揚，鐵道股票，易召外人的購買，於是則不特使經濟上的利益為外人所分沾，而且管理困難，不能保守軍事上的秘密；第三，大戰之後，為財政的整理計，勢必至於募集外債，如以國內所有之鐵道為國家的擔保，則國債的信用篤而利息低。

這時候政府預計買收的鐵道公司，計三十二個，哩數達三千一百七十二哩，可是經議會批准的只十七綫，於明治三十九年（一九〇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起，成為法律。

買收的價格，以各公司由明治三十五年後半期起至三十八年前半期止，先計出各年間對建設費利益金的平均成數，後於買收之日，乘建築費以二十倍即得。

如果，按上面的估計，尙不足抵償建築費，則另由政府與公司協商妥適的金額。在金額估定之後，作為五厘公債償還之。

經議會通過買收之十七公司，他們的哩數及買價如下表：

公司名稱	哩數	買收日的建築費(日金千圓)	買收總價額(日金千圓)
北海道炭礦	二〇七	一二、一五二	三〇、三七七
甲武	二七	四、八九五	一四、二七〇
日本	八六〇	五五、〇五七	一三七、六七〇
岩越	四九	二、七二九	二、五二一
山陽	四一四	三八、一二八	七八、六八九
西成	四	一、七五一	一、七〇四
九州	四四六	五六、三二三	一一六、三四四
北海道	一五八	一一、三六五	一一、三六五

京都	三二	三、四五七	三、三四〇
阪鶴	七〇	六、九三二	六、九二七
北越	八五	七、三〇七	七、七四七
總武	七三	六、一五三	一、二、八七一
房總	三九	二、二一五	二、一三五
七尾	三四	一、五三二	一、四九〇
德島	二一	一、三三一	一、三一〇
關西	二八〇	二四、七八九	三六、一二九
參宮	二六	二、七七二	五、五三五
合計	二、七一五	一三三、八八八	四七〇、四二三

除上列四億七千萬餘圓的買收價格外，尚有貯藏品代價八百七十萬圓，以及其他，總計國庫應支出四億五六千萬圓左右。

在上列十七綫中，除日本綫外以九州及山陽爲長，而且利益亦最厚，非其他小公司可比，故以死力爭。因爲該兩綫的主人，是三菱財閥，所以當閣議通過之日，代表三菱的政治家加藤高明以外務大臣的資格，猛烈地反對之於先，又於三月三日辭職之於後。辭書一反前此的寫法，直標明不同意於政府的財政政策，和一般的稱病不同。明治天皇曾以之質詢西園寺，西園寺奉奏詞中認爲『國務大臣的辭表，記明真正辭職的原由，係理所當然，無何等妨礙』，得明治天皇的諒解。後日，就西園寺氏看來，這次舉動，開日本政黨政治的『善例』。

九州係當日日本供給工業動力的地方，石炭的產額爲全國冠。就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年）度而言如下表：

產地	數量（法噸）		價值（丹）	
	數量	價值	數量	價值
九州	九、九一〇、九〇六	三九、四九四、七二五	七九	七五・〇
北海道	一、三八六、六五七	八、一五四、三七三	一一	一五・〇

這些佔全國產額百分之七九的九州炭礦主人是誰呢？又如下表：

產主	佔數量(%)	佔價值(%)	
磐城茨城	九九三、四七六	四、三四七、〇三七	八 八・三
山口縣	二二二、三六四	四二五、二一〇	二 〇・八
合計	一二、五〇三、四〇三	五二、四二一、三四五	—
三井	二五	二七	
貝島	一三	一三	
三菱	二二	一五	
安川	七	六	
官業	六	五	
古河	五	四	
瀧生	三	三	

毛利	三	三
其他	二五	二四
合計	一〇〇	一〇〇

三井財閥的大礦山，即爲今日有名的三池和山野，田川本瀨等，三菱所有的則爲高島新入各礦。就產額上說，三井佔百分之二五，而三菱不過佔百分一二。可是三菱握着九州鐵道的運輸權，這一點，足以抗三井。

三井呢，除自己的產量外，尙用三井物產會社名義，拉攏了貝島，古河，麻生等二流的炭礦主，這樣他操縱了九州炭的產額百分之五十以上。他將中間的四成至五成，輸出海外，餘剩的則供給關西工業區所需。因爲運費權操於三菱之手，所以三井在利害上，不成問題地和這些炭礦的主人站在同一的戰綫。

政友會素來受三井支持的，可是於三井大主人之下，尙有許多小財閥的代表。這由這一次的政爭中，也可以看出來。

住友在九州の炭礦爲忠隈炭坑，面積狹小，品質優良，多供自己煉鋼等用，即售於外人，也出自己設局販賣，不經三井物產之手，可是由忠隈運於目的地，受三菱所轄鐵道の苛索，那也憤憤不平的。再加他對於西園寺和三井都有威屬的關係，在發動反三菱的鐵道國有政爭中，那自然要站在三井的方面。

其次，以賣豆腐出身的古河，也是九州第二流的礦主。自他逝世後，招陸奧宗光的次男潤吉爲養子。因爲陸奧係原敬政治上的拔薦恩人，原敬爲報陸氏的恩誼，自然要以古河財閥顧問的資格爲潤吉奔走。在國有議案的進行中，這位代表古河的政治家，自然是和西園寺一致的。

由於上述的原因，不管三菱系怎樣反對，鐵道國有的議案，居然在議會中通過。

這次的勝利，引起三菱財閥的注意。因爲這個重大的教訓給他們認識欲操縱現階段日本的政治，專勾給藩閥和元老尙不夠的，還須指揮議會，於是接着西園

寺第一次內閣之後，顯明地一方面有以三井爲中心，集合許多小財閥的政友會；另一方面有獨受三菱支持之各種政黨名稱，以至今日之民政黨。

同時，鐵道國有的斷行，客觀上證明日本資本主義，於日俄戰後，全般地越過商業資本的階段。產業的興起也整然地展在當時政治家的眼前，他們同時也有意識鮮明的議員，舉於議會，而且這些人們接着被三菱利用爲反西園寺內閣之用。

一一 日本社會主義的運動

研究日本社會主義運動的人，決不能忽視第一次西園寺內閣的政策，這已成爲日本歷史家的定論。爲着全般地研究西園寺氏對於社會主義運動，何以會取柔

和的政策起見，我們應從社會主義運動之簡單史的發展說起。

西園寺從法蘭西返國後，他的友人中，有許多都受過自由思想的洗禮，中間最堪注意的即為前述之酒井雄三郎。他和片山潛中村太八郎等於明治二十三年十月設立介紹社會主義思想的團體，叫做社會問題研究會，這個團體，因為不能夠有所發展，遂於二十五年改組，而酒井等仍為牠的幹部（註）。

（註因為片山潛是日本社會主義運動史中的主要人物，所以欲有整個的明瞭，可閱改造社文庫版片山氏的自傳。

隨着日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社會主義的思想，在三島中和四月的櫻花一樣，逐漸怒放起來。尤其是在明治三十一，二年中，日本資本主義的成熟，使客觀上所要求之批判資本主義制度的思想和運動，也抬起頭來。單行本和雜誌的盛行，不必說牠，而社會主義研究會在高木正義等指導之下，也產生於明治三十一年十月。

可是這個團體，雖然信奉社會主義，研究社會主義的思想，尙未至於實行；至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另有在片山潛，安部磯雄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協會出現。片山氏同時從事工會的運動，計發行了勞動世界和大阪通報等雜誌。

另一方面幸德傳次郎和堺利彥兩人，又刊行平民新聞反對帝國主義的戰爭，筆鋒銳猛，政府側目。至三十七年二月九日日俄兩國以炮火相見時，他們更切實地描述戰爭的悲慘，政治家的陰謀，和無產者的犧牲，政府遂更加注意。當第二十次議會時，該報以嗚呼增稅的論文，召發賣禁止及主編者堺氏被判罰兩月徒刑的處分。

可是在偵探監視之下，他們仍支持平民社的孤壘，發行平民新聞，僅傳播於同志中，達一年之久。三十七年十一月開一週年紀念會，並於第五十三期的平民新聞中刊印幸德與堺兩人譯繙的共產主義者宣言，但爲政府所禁，園遊會的籌備亦遭解散。平民社同人在此等高壓之下，於十一月末改變方針，以日本平民新聞

，平和，曙新聞等名稱刊行。政府對於平民社們的合法行爲，亦令警廳用非法手段去對付，結果引起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衆議院議員立川雲平氏對於言論自由的質問。

處日俄戰爭中法國的社會主義者朱雷的非戰論說，適和平民新聞的論說，互相呼應。同時，又刊給俄羅斯社會黨書，痛陳戰爭之害；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亦在火花中答覆，執筆的是烏利亞諾夫。

不久，在亞姆斯特丹，開第二國際第六次大會，片山潛和樸列哈諾夫的握手，消息傳來，使桂內閣認爲罪大惡極，假大浦兼武之手，對於平民社加以更加嚴峻苛酷的壓迫。平民社內部，由於基督教社會主義和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分野，於三十八年九月自行解散。

至三十九年一月十七日西園寺內閣成立，對於社會主義思想的方針，特發表宣言。指出這種思想，是時代的產物，不能夠濫用警察的力量，加以取締，應與

以穩健的善導，期對國家有所貢獻。而且對於合理的主義和政綱，政府不特一反桂太郎的所爲，且許自由結社，從事實際上政治的運動。

西園寺氏對於社會主義的寬大態度，半由於客觀上的需要，半由於自己的教養。自日本資本主義發展起，日本無產者的力量隨而增大，必然地需要他的代表者。客觀的需要，採用桂內閣的手段，那是一宗最蠢的事，只有如桂太郎那樣的政治家方採取嚴酷的方針；開明的西園寺，自然要走到另一個角度。同時，西園寺在巴黎公社中，深切地了解着民衆的力量，再加受法蘭西自由思想的洗禮，和中江兆民，酒井雄三郎摯友思想上的沾染，在主觀上也和桂太郎不同，那也是理所當然。

在第一次西園寺內閣的寬大態度中，產生了『以促現普選爲目的』日本平民黨，當結黨理由書被內閣接受時，使山縣一派的元老和官僚們，瞠目驚駭。接踵而起的，尚有堺利彥深尾詔兩氏的日本社會黨，後來日本平民黨又合併於日本

社會黨。在第一次大會中，片山潛，堺利彥等都被選爲負責人。

日本社會黨成立之後，便從事普選的運動。適逢東京市電車加價的浪潮，用空前示威的形式，領導了市民。結果雖然在要求上佔着勝利，而所表示的力量，却引起政府的彈壓。

至明治四十年二月，發生足尾銅山礦工總同盟罷工的事件，使西園寺內閣，開始豹變。原因，半由於階級勢力的消長的關係，半由於山縣一派對於西園寺的壓迫。這一點，社會主義者西川在光的第一卷第二十八號（三十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之讀德富蘇峯之社會主義論中說得十分明白：

『道路傳說云：「現內閣之對於社會主義方針，初甚寬大，後變爲嚴酷者，乃受山縣系政治家攻擊之結果」。事之真假雖不得而知，然而耳聞不久，吾人在太陽雜誌上讀清浦奎吾氏之社會主義論，同時又在國民新聞上，讀德富氏之社會主義論，乃不得不信道路之言。山縣系之政治家，在一方面，刺激現內閣，

努力從事於社會黨之撲滅，同時在另一方面，又使其部下以文筆，開始振其對社會黨攻擊之筆鋒。吾人不得不作如此想』。

於是一跨進明治四十年，西園寺內閣對於社會主義的壓迫，和桂內閣幾無分別，而且由於幸德秋水派的排斥議會主義和宇都宮聯隊的壓迫尾尾銅山的罷工，勢已至於日本社會黨的解放。

對於社會黨態度的轉變，是西園寺內閣在議會中，（第二十四次）對付桂太郎一派唯一的策略。然而，雖得一時安寢，結果還是要被山縣派推翻的。

一一一 第一次內閣的潰亡

西園寺內閣在鐵道國有議案通過後，其他的設施，堪稱重要的，即成立南滿

鐵道株式會社，以應付新得滿洲的利益，並計劃擴張軍備，及企圖增設鐵道，遂使四十年度的豫算，達於六億一千一百三十九萬三千百十九圓之鉅。但這個鉅額的豫算案在二十三次議會中，一文不減地通過。

同時，西園寺內閣的內務大臣原敬，鑒於山縣一派的掣肘，企圖根本上鏟除他的勢力，在議會中毅然地提出郡制廢止案。桂太郎對於這個議案，爲山縣賣力，嗾使白井哲夫的大同俱樂部並聯絡憲政本黨，與政友會對抗，可是雖賴原敬的努力，該案通過於下院，而仍遭上院否決。山縣對於西園寺內閣，遂感到非倒不可了。

西園寺內閣的財政政策，固得一部份有產者的支持，可是另一部份的實業家，却抱非常的反感。三菱財閥鑒於鐵道國有的失敗，不特從元老方面來攻擊內閣，而且以他的全力，來創造一個足與政友會敵對的政黨。再加西園寺內閣，以空前寬大的態度對付社會主義者，雖後來嚴加取締，仍不足以解頑固者的恐怖

心理。有上述數因，積而成爲西園寺內閣傾覆的根原。

從事倒閣的人，先由山縣有朋子，當日任遞信大臣之山縣伊三郎着手。

在第二十四次議會中，基於政府的財政政策，產生了『赤字』一億五千萬圓。

依大藏大臣阪谷芳郎的意見，用流通兌換券來填補，但這個計劃受元老井上和松方的反對，難於實行，欲舉行增稅，勢又有所不可，因爲與政友會的根本立場相反。西園寺對於這個矛盾的解決，主張以國有企業的剩餘填補，這樣遂涉及遞信省的範圍內。本來這個計劃在同閣內，很容易得閣員的諒解，可是遞信大臣，適爲西園寺的政敵，由桂太郎等在後發動和鼓吹，結果遂使內閣中形成了藏相和遞相的對立。四十一年一月，兩相共同提出辭表，西園寺總理，對於辭職問題的應付十分敏捷，派原敬兼任遞相，松田兼任藏相，使倒閣派的陰謀，化爲泡影。

議會無事閉幕後，內閣立即更換陣容，以松田改任藏相，並從貴族院中，聘木曜會的千家萬福爲法相，聘研究會的堀田正養爲遞相，山縣派的陰謀，遂一敗

塗地。

然而整個的事件，不特沒有解決，而且反伏了後日重大波瀾。因為阪谷芳郎係『日本資本主義之父』澁澤榮一的女婿，無故地把阪谷離開藏相的位置，多少使澁澤抱着反感。接着有澁澤所指揮之東京商業會議所的「會頭」中野武營者，一面報澁澤的知遇，一面酬大隈的舊恩，與桂太郎派攜手，聯合代表城市資產階級的全國商業會議所聯合，和實業組合聯合起而從事倒閣的運動。

中野武營的運動，起於阪谷和山縣兩相衝突之後。四十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他以反對增稅名義，在芝的紅葉館召集反西園寺內閣的會議，大隈重信列席，與以聲援，——自然這是爲三菱計的。翌年一月二十一日，東京所開之全國商業會議所之臨時聯合會，不特有長文反對現政府的決議，並且以聯合會會長中野的名義，向政府提出『請願書』。

二十八日該會在日本俱樂部召集東京市內銀行的代表，討論政府的財政方

針，澁澤榮一，一反平素之溫柔渾厚的性格，云『我實業家，在今日之主張皆爲真理，所謂至誠動天，鬼神亦避。即使多數爲政者，皆盲從附和，而諸君之熱誠的行動，不能覺醒及打破彼等之迷夢，在理無之。請諸君自重自愛，更加努力，余等亦與諸君相提攜，期得事之實現』。

這時候適逢四十一年五月的總選舉，反內閣的人物，羣立陣頭，開始肉搏。中野氏以全國商業會議所代表候補者的身分，爲中小工商業家謀打開一條出路。受內閣虐待過的三菱財閥更不客氣地，使片岡直溫和仙石貢兩人出馬。

自第四次伊藤博文內閣解體後，三菱經加藤高明之手，和政友會發行了關係；可是後來爲着與三菱利害相反的小財閥如住友古河等佔優勢，遂以國有鐵道的緣故，使三菱與政友會絕緣。他們既感到政黨的需要，遂不惜金錢，努力在大選中創造一個足和政友會相對抗，不，足以克服政友會的大政黨。於是，以三菱忠實的人員仙石貢和片岡直溫，富田幸次郎等，統一『土佐派』與中野武營的人

員，在八月二十五日結成戊申俱樂部。

然而，該俱樂部的成立，係在總選舉之後，於五月十五日大選中，三菱等的努力，並不能損害政友會的絲毫。政友會在西園寺總裁指揮之下，仍是第一黨，如下註：

黨別	當選者	前屆	比較增減
政友會	一九〇	一八一	(十)九
憲政本黨	七七	八九	(一)二二
大同俱樂部	三二	五八	(一)二六
元勳興會	二七	三七	(一)一〇
無所屬	五三	一四	(十)三九

(註)本表與帝國議會史所載稍有差異。

在無所屬中，尚有十二名是準政友的，這樣政友會在國會佔絕對多數的地

位，可以保障西園寺內閣，那是無須贅言。可是實際的情形，適與我們的估計相反。因為同年七月四日，西園寺氏突然辭職，使全國人士『呆然』。

辭職的理由是官場的文章——『因病』，依翌日政友會在京議員總會開會時，長谷場幹事長的報告，亦云『今日首相決定辭意，事稍出於唐突，然全為病故。原來首相生平並不十分健康，近來於從前疾患之外，更發見肝臟病，一兩月前醫生已有就靜地休養的勸告，可是當時因諸大問題尙未解決之處不少，並且係總選舉迫近目前之時，故未決定遽去其職，至於今日，如前所說，來年度的豫算方針等等大問題，各別已告段落，故首相決定乘此良好時機掛冠而去，擇地靜養』。

然而一般的輿論，均認為西園寺的突然辭職，完全出自山縣一派的壓迫，有的人，更以為係山縣元老『伏奏』的結果，這個問題至今尙未水落石出，但在日本政治史中，均認西園寺內閣的突辭，是山縣派『毒殺』的成績。

明治四十一年七月，西園寺內閣總辭職表上奏時，天皇照例下詢元老。結果

，大命降於桂太郎的身上，七月十四日在宮中舉行親任式，桂內閣遂又告成立。

二三 桂內閣與幸德事件

桂太郎生平曾對人云：「余長閥最後之寵兒也」，故第二次組閣時之閣員，多爲長閥或與長閥有關係之人物。

桂內閣就職之前，對於前內閣的攻擊點爲財政政策，因於在第一次西園寺內閣中，關於「鹽專賣」，「通行稅」及「織物消費稅」極爲有產者所痛惡，一般大衆亦不滿於食鹽專賣，故稱爲「三大惡稅」。可是中野武營所組織與政友會對抗之戊申俱樂部，在桂內閣成立之後，不特不重提前議，反在議會中通過桂內閣仍

舊貫而不改作的提案。

戊申俱樂部的人物，除三菱系外即爲中野所代表的實業家，他們係政友會前身的自由黨分子，地方有產者，和都市有產者的集合。後一種議員，多代表中小商工階級的利益；而前一種的，則唯大資產階級之領袖之三菱馬首是瞻。所以他們終爲着自己各別的利益而分裂。在第二十五次議會中，島田三郎等所提出之廢止『三大惡稅』中野派贊成，而三菱派獨持異議。結果分裂。

同時憲政本黨亦分爲改革與反改革兩派，前者以大石正巳氏爲領袖，後者的首領則爲後日被稱爲『平民宰相』之犬養毅。改革派的目的，是驅走大隈和犬養。三菱財閥的策士豐川良平鑒於戊申俱樂部之無望，乃以犬養與大石的停調人自任，聯合戊申份子於明治四十三年（一九一〇年）三月成立國民黨。

桂太郎利用各政黨的分裂，以維持自己的政權，還恐不足，尙提出『國債利息所得稅免除法案』以博有產者的歡心。他周旋於三井和三菱之間，他長袖舞於

富豪和銀行家的陣裏，博得許多人們的喜悅，因此，後人稱第二次的桂內閣爲『金權內閣』。

另一方面，桂太郎繼承西園寺的餘威，變本加厲對於社會主義的思想，不特壓迫，而且就文字上，凡冠有『社會』兩字，均不許發行，並密佈便衣警察，日夜巡邏。可是事態的發展，每出於意料之外，於明治四十三年，居然產生了被認爲桂內閣『污點』之幸德傳次郎派的『大逆事件』。

自西園寺內閣對社會主義寬大起，日本社會主義的思想，蔓延傳佈極速。幸德傳次郎自平民社解散後赴美，至三十九年七月返國，一反此次主張，改宗無政府主義，排斥議會行動，密謀暴動。四十三年五月，在長野縣山林發現炸藥二十四罐，引起全國的檢舉，結果發現幸德一派的陰謀，至四十四年一月十八日大審院判幸德傳次郎等死刑。事件震動全國，雖桂太郎以併韓等之功，進公爵之望亦不能掩其對於『大逆事件』之責任。同時國民黨人物，不滿於桂氏的超然態度，在

第二十七次議會中，劈頭提出不信任案，結果雖以二百一票，對九十六票被否決，而桂太郎政治前途的暗影，却十分明白。

於是爲後日之捲土重來計，自告勇退，於八月二十五日上奏，乞骸骨歸里，並請以西園寺繼任。

桂太郎的辭職，在當時雖在意料之中，而如此迅速，却屬莫測。因爲，他的政治手腕不特圓滑地對付着資本家們，而且和自己政敵西園寺所領率的政友會間的關係，已不若前次的隔離。明治四十四年一月，他曾特臨西園寺邸，懇請政友會援助，並於同月二十九日率全體閣員，招待政友會議員於上野之精養軒，公然宣稱與政友會攜手。在這個宣稱中，十分微巧地說：『處明治四十四年，再仍然墨守舊規，裝超然態度，理所不可，順應時勢而變通者，係政治家之能事。』西園寺氏對於桂太郎的態度，很高興地答云：『政府與政友會，如此情意相投，以協心同力，得收憲政有終的效果，此亦爲余所統率政友會的目的，余對於首相之

襟度博大，使政治的進步，有所轉機，實爲感服』云云。

賴着這個交歡，得渡過上述議會的難關，正爲桂內閣慶的當兒，他却鑑於人心的反離，應退而待機，遂取寬大的態度，自請西園寺爲繼，但同時，無形中對後繼者要求保留外相小村壽太郎和遞相後藤新平的位置。自然這個願望，在當日情況之下，是不會滿足的。

一四 第一次組閣

爲着明治末期的局面，已成爲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後繼者西園寺和桂太郎對立的局面，所以，桂太郎辭職之日明治天皇即召正在伊香保避暑的西園寺參內。

氏於四十四年八月二十六日歸東京，行裝甫卸，即招松田正久和原敬二人，在邸密議。次日訪桂太郎，調查事態經過的狀況，二十八日參內，直受大命。三十日在宮中舉行親任式，第二次的西園寺內閣，遂告成立。

在過去組閣的慣習中，先由天皇向元老詢問，後方下大命於元老所奏薦之人。這次內閣的成立，却未曾經過這個手續，而西園寺以總理大臣的資格，對於閣員的詮衡，亦頗專橫，既拒桂太郎之小村與後藤留任的要求，而對於閣員的聘請，亦和第一次不同，如下：

第一次內閣的閣員

外務

加藤高明

內務

原敬

大藏

阪谷芳郎

陸軍

寺內正毅

第二次內閣的閣員

內田康哉

原敬

山本達雄

石本新六

海軍

對藤實

齋藤實(留任)

司法

松田正久

松田正久

文部

自兼

長谷場純孝

農商

松岡康毅

牧野伸顯

逋信

山縣伊三郎

林董

由閣員名單看來，大藏大臣山本達雄是新的，而且在這次內閣中佔着重要的地位。因為西園寺氏繼桂太郎之後的唯一方針，是取緊縮的政策把銀行界所信任之前日本銀行總裁山本氏招到內閣來，就是執行這個政策。當山本入閣時候，頗聳動世人的耳目。當日財政的窮困，為衆知的事實，西園寺內閣的重責為整理財政，亦為衆人意料所及。但這個大樞紐，理當操於政友會中的主要人物，如原敬如松田正久，而氏獨毅然讓位於銀行家山本達雄，確出於意料之外。但這宗事，却有別的原由。就是，當氏的政治上導師伊藤博文在時，曾薦過山本達雄及伊藤

被刺，氏前後間曾與山本氏會見數次，及拜受大命之日，特親訪山本私邸，一報伊藤的知遇，一爲山本亦能負整理疲困財政的重任。

可是，第二次內閣在產生之日，即伏了牠的弱點。西園寺組閣的資格，是以政友會總裁的身份，既標榜政黨政治之名，由政友會出身的閣員，僅原敬，松田正久和長谷場純孝三人，其重心未固，宜乎後日的一扣即潰。

是年末，係二十八次議會開會的時期，氏在議會中亦揭出財政的方針，爲自己內閣的任務。爲着政友會是第一黨，故得無事渡過。

明治四十五年四月十一日發佈詔書，於五月十五日舉行衆議院總選，結果，政友會以二一二名佔絕對多數，使桂太郎陷於絕望，決意外遊。

原來，桂太郎在政治上雖然把西園寺當爲敵人，而兩人在私交上，却未曾發生了重大的破綻。尤其是當明治三十九年第一次西園寺內閣時，桂和西園寺的交誼，更逾常人。曾同新橋照近江之第二代阿鯉，同訪桂太郎的妻，（係第一代阿

鯉），桂亦如禮還報。及西園寺下野，二人的關係，仍如故不變。及第二次組閣，拒絕小村與後藤的留任，漸漸遠離。到大選後，政友會仍為第一黨，使桂和他的策士，感到失望，遂與後藤新平二人於七月六日離國。

七月二十日，宮內省突然發表明治天皇政躬不豫的消息，驚動全國，許多日本臣民，對於這位「東方的大彼得」的病勢，出於祈禱的熱誠，在二重橋外跪坐平伏的不知幾許，雖炎天厲日，亦晝夜不辭其苦，可是至二十九日午後八時病狀增惡，次日午前零時四十三分，遂駕崩。計御宇四十五載，享壽六十有一，對於日本帝國的貢獻，確是非常之大的。

皇太子嘉仁親王即位，改元大正，「追號」明治天皇。這在日本歷史中是開關一個新的紀念。因為年號與「追號」的一致是以此為嚆矢。

大正元年七月三十一日，新天皇行朝見式，內閣總理大臣西園寺率百官朝賀，並奉答文。這時候他的政敵桂太郎，適抵俄都，及接明治天皇「病勢險惡」

急電，立即東返。八月十一日達東京，行裝甫解，直參內謁天皇，並在大行天皇靈前拜伏，嗚咽歔歔久之。至八月十三日，忽拜內大臣兼侍從長。同日大正天皇亦召山縣有朋，松方正義，大山巖三元老及西園寺首相，賜優詔，其中與西園寺的勅語云：

「朕新繼大統，方茲內外多事之秋，夙夜憂慮，期勿曠先帝遺業，宮中府中宜協力相輔，以贊襄朕事。卿膺輔國之任，克體此意，並傳諸大臣」。

大正元年九月十四日，明治天皇葬於伏見桃山的御陵，事前國會通過大葬的費用。政局忽急轉直下，發生了『大正的政變』。

當內閣成立時候，所揭之稅制的整理，行政的整理，國債的整理，鐵道廣軌的改築，以及各事業繼續的計劃，尙未實行；即逢海軍的充實，全國治水的事業，和陸軍師團的增設的困難。欲整理承桂內閣之後的財政，則非緊縮不可；緊縮海陸軍備便無法充實，而且治水工程須達二億萬圓，亦非細款。西園寺內閣，

在這樣環境中確如桂太郎下野時，浪人和策士們的預測，至多爲『一年半』的壽命了。

日本帝國的國防設備，隨歷史而變遷。依當日情況，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有事於朝鮮的時候，樹立國民皆兵制度，設六鎮台置五鎮守府；及日清戰後，目的爲對清及對俄，國防的對象既更，軍備的設施自亦變易，遂入於第二階段；明治三十七八年日俄戰後，國防的中心，由東亞一隅移於整個世界，亦即跨入第三階段。當西園寺第二次執政時，即在第三階段的時期。陸軍當局以爲須二十五個師團，方足阻止俄羅斯的再起；海軍當局，以爲須五十萬噸，方足維持日本的海權。這個計劃是日俄戰後，元老大臣會議的定案，且被認爲國防不動的方針。

在實行不動的方針中，使內閣感到萬分的困難。一方面體銀行家等的意見，舉行財政上的緊縮，另一方面又爲着海相的留任以及寺內前陸相股肱之石本男爵

的就任，皆以軍備擴張為條件的。海軍的擴張，在當時如為當急之務，則海陸並進不可缺一，對於陸軍兩個師團增設的要求，自亦不能拒絕。

在桂太郎挂冠時，海軍擴張案，已經被閣議承認，計總額為五億八千萬圓，不過鑒於當日財政的困難，允先撥八千二百萬圓，其餘分六年間陸續撥付，這些情形，海相齋藤實，曾得西園寺的允諾。至四十五年度豫算編成時，這個充實的款項，在藏相山本達雄手中，却以財源涸竭為由，予以全部的拒絕。

在銀行家方面，對於軍費的擴充，自始至終，持着異議。他們既不許政府增稅，又不許動及國債的基金。同時復放出軍備擴張後，整個財界不景氣之前途的悲觀的論調，以動世人的耳目。代表銀行家們意見的井上，和資本主義之父澁澤榮一兩人更擁護山本藏相的見解。

山本以元老和財界的實力，對於海軍的要求，置之不理，站在海相後面之薩關巨頭山本權兵衛等遂怒不可遏。正處海藏兩相破裂的當兒，賴西園寺的苦心，

終得海相諒解。遂使二十八次議會安然渡過了難關。

議會閉幕後，四月二日陸軍大臣石本新六病逝，以上原勇作中將繼任。上原爲野津大將的愛婿，係薩閥的寵兒。可是他的任事勇敢，却未曾依賴閥力，卽長閥方面，對他亦極有好感。西園寺自己，也把他認爲是不可多得之陸軍人物。內相原敬對他，亦有多年的交誼。可是這些關係，不特不足維持西園寺內閣的壽命，反速促其死亡。

西園寺氏於二十八議會之後，努力於財政制度的整理，以符前此的標榜，至八月各省的整理案，約略告成，而陸軍省立節減金額應爲百九十五萬圓，上原陸相，不許以該款轉供他省之用，宜以之增設兩個師團，上原並於閣議中，提出可節減之經常費一千一百七十萬圓，加別種臨時費，國庫剩餘金國家企業利金等之二千二百萬圓，合計三千三百八十九萬圓，全以充增兩師之用。西園寺首相及藏相山本認爲以陸軍節減之額，撥供陸軍，未免有所偏重，可引起他省的不平，且

宜整理之處應加整理，宜增師則應與增設，但須採別種手段。上原陸相力持陸軍省之款他撥之不可，且不滿於閣僚中之認增師並非急務。揚言處帝國目前境况之下，所要慎重考慮的不外『日清』、『日美』及『日俄』三個關係，而清美俄三國，包繞帝國四圍，擴張海軍，尙非其時，注目之處應在於日俄清三國的接境。因之增師朝鮮，並非單保鮮之安寧，尙得擴大日俄協約之精神，在大陸上發揚帝國國威，及保護帝國在南滿與內蒙的特權。

此種論說，與後日外間所傳之田中義一的奏章頗相雷同，而事實上提此案並有鼓動之力者，亦非他人，即爲後日任總理大臣，當時係少將軍務局長田中義一。田中此時，已爲長閥的寵兒，受山縣公爵的庇保，增師之案雖出自田中之手，而居後主動者，則爲山縣。山縣派此時以明治大帝所定之方針，假上原陸相之手，目的無他，欲使桂太郎再登台而已。

當首相藏相及陸相中間發生不和時，元老中之松方侯爵，深以爲慮，特爲奔

走，並挽諸元老出而調停，但均無效。上原陸相態度極爲堅決。

不特上述已也。海軍當局見陸軍固執增師，自亦有所動於心，如實現則亦繼起要求。依山本權兵衛伯爵的指導及幹部的議決，作擴張海軍之案三：第一需三億五千萬圓，第二需一億六千萬圓，第三需九千萬圓。事爲西園寺等所知，更覺棘手。增設兩師之費不及海軍擴張案中最小者之三分之一，萬一讓步於上原，勢必無以應於齋藤。與原敬內相及山本藏相密議結果，徹底拒絕陸相的要求。

大正元年十二月一日爲內閣豫算編成大綱最後決定之日，在閣議中首相與陸相的見解決裂。上原怒而回邸，召集次官本鄉房太郎中將（後升大將）及田中義一軍務局長密議。田中主張，以此事直求山縣及桂諒解，用帷幄上奏之權，直向天皇辭職，以去就爭之。此時高級副官奈良大佐及祕書井戶川中佐，認爲不可，蓋如欲辭職，辭表應經首相之手，上原不聽，二日陸相直入青山離宮參內，拜謁大正天皇，在御學問所中，當無待立宮臣時，將假想國的設施，帝國的國防，以

及增師的必要，逐一奏明，達一小時之久。並云，既與內閣見解各殊，自當乞骸骨歸里。上奏之後，立即經官邸而馳回大森私宅，閉門謝客。

大正天皇遂派內大臣兼侍從長桂太郎召西園寺於首相官邸，咨詢陸相辭職的經過。首相即召臨時閣議，三日午前十時，至青山離宮委曲上奏，歸途訪山縣元老，請示上原後任，山縣顧而言他，因無陸相，遂出於辭職。在官邸召集閣議，報告事之顛末，一致通過總辭職。十二月五日將辭職表捧呈闕下，而經一年五月之內閣，受長閥之陰謀及帷幄上奏特權之利用，遂告潰亡。

政友會本部得上確訊，七日召集在京議員之懇親會，席上松田定一等沈痛悲壯，攻擊軍閥的暴橫，十五日又假座日本橋之明治座，揭示擁護憲政，打倒閥族的標語，與山縣相抗，所以有上述的現象，自然係由於這時候的日本，資產階級的權力，事實上已大過藩閥的餘威。

事後西園寺氏，亦將經過的狀況告於政友會大會，以求大會的諒解。

此時，後繼內閣，多所預測，元老松方，井上，山縣及桂等日集青山離宮，講求對策。元老多勸松方出任鉅艱，薩派諸政治家如樺山，山本兩伯，大浦子爵，牧野男爵，亦居後慫恿，但爲氏之兒孫諫止，理由是以八旬老軀負擔重任，幸而功成，子孫有所不忍其勞，不幸而敗，則污晚節，更爲兒孫所不忍。

松方不起，元老又屬意於山本權兵衛伯爵，次爲平田東助子爵，均無結果，最後乃以內大臣兼侍從長之桂太郎組閣，大命至十七日下降。

一五 第二次桂內閣

桂太郎以內大臣侍從長之身，出任內閣總理，一般人認爲是混官中與府中爲

一體，實際上，是他陰謀的貫徹。同時，他賴着大正天皇的信任，不特目中無人，且十分專橫遂引起後日的帝都騷動。

我門知道當桂太郎派迫西園寺侯爵下野時，西園寺氏係政友會的總裁。以第一黨在議會中的地位，無容說處處足制現內閣的死命。這一點桂太郎自己也十分明白的。他積過去的政治經驗，知道非藉財閥的力量，不足以維政權。在三井集合各小財閥操縱政友會的局面中，欲收對抗之效，非與三菱攜手不可，所以他在組閣之時，以駐英大使三菱財閥政治家之加藤高明任外務大臣。

但是被增師問題推倒之西園寺內閣，留給後任的尚有海軍擴張的巨彈。桂太郎欲消滅牠的炸發，只有取得海相的同意，自動將擴張案擱而不提。組閣之日，在桂的腦中，爲着有山縣在的緣故，可以不管到陸軍方面的麻煩，可是海軍呢，齋藤實氏在桂氏拒絕他的要求之下，毅然不就，站着齋藤後面的則爲井上元帥，伊集院軍令部長，東卿元帥等。如果桂太郎不能夠拉到海相，那麼，他的內閣，

自然也無法組成。處此困境之中，桂氏直接向大正天皇伏奉，齋藤因之於十二月二十日被召，並下勅令促其就職。齋藤對於桂太郎的壓迫，雖心有所不平，然天威在上，亦無如之何只好奉詔了。

在新內閣中我們尙十分注意的，就是西園寺政敵桂之手腕後藤新平任遞信大臣，兼任鐵道院總裁。及拓植局總裁。過去欲在西園寺中留任而不得，今膺閣員，自然對於西園寺之政友會的應付，要費盡他的心思了。

各政黨人物，對於上原之利用帷幄上奏，推倒內閣，認爲此係憲政前途的大障礙；再觀桂太郎之不時上奏，壓迫大臣，更憤而不平。政友會爲着政權的解除，無容說他，國民黨們非忠於三菱的，亦對桂不滿。有上述原因，遂產生了十二月十九日的憲政擁護的運動。

憲政擁護會列席的除政友會要人外，尙有板垣伯爵，尾崎行雄及犬養毅等二千餘人。由國民黨的關直彥宣佈開會辭云：『當新帝踐祚之始，現此不祥政變，

原因全在於閥族陰謀。今也，閥族巨頭桂公爵之新內閣出現，實爲憲政之危機。不問黨派之異同，棄平素之感情，協心戮力，瀕此危機，爲擁護憲政之故而開本會』。繼之而起的，有尾崎行雄的演說，更露骨地指桂太郎的性格，和我國的『袁世凱相似。』犬養毅的詞鋒，亦尖銳不可當，對於『後藤之魔力，大浦之警察力』與夫藩閥之專橫，作體無完膚之痛擊。——爲着上述原因，尾崎和犬養二氏被稱爲『護憲之神』！

十二月二十四日係第三十回議會召集的時期。處各派以護憲名義的攻擊中，桂太郎十分明白，雖然這種舉動，沒有西園寺氏的正面出頭，而議會中『萬一』的發生，無容說自己的政權又復落於政敵之手。欲作事前的挽救，只有一個方法，牠就是創立足與政友會相抗的大政黨。

適好三菱財閥，鑒於準三菱黨之國民黨的力量，不足以抗政友會，豐川良平，大石正己，片岡直溫，仙石貢等亦欲排斥參加擁護憲政運動之犬養毅，另組

新黨，以桂爲首領。桂之名望，地位均足與政友會之西園寺相抗，而三菱的資金，更不比三井爲差，於是有大正三年（一九一三），二月七日桂太郎召集都下各新聞記者報告新黨樹立的政見。這個新黨叫做同志會。

同志會發表之前，二月五日在議會開幕中，以尾崎行雄爲首，決議『不信任』，桂立即下令停會五日。此種行動，更引起議員以及輿論的不滿。

九日在兩國國技館所開之擁護憲政會，列席者達二萬人。十日又有數萬大衆，包圍議院，從事示威。桂以三千警官，三小隊騎馬憲兵，用武力彈壓，遂引起羣衆的暴動化，破壞同情於桂之報館，結果川上警視總監，向衛戍總督請兵。首都的發難，迅速地波及大阪，神戶，廣島，京都各地。

桂太郎鑒於此種局面，非退職無以收拾危局，故雖進行同志會的建立，仍派後藤新平於一月十六日見西園寺總裁。質問當下野之時，曾奏請桂太郎爲適當之後繼者，今何反之於後？西園寺表面妥爲敷衍，而仍指揮政友會繼續貫徹初衷。

於是引起桂之親身出馬，與西園寺面談。

二月八日，桂氏派加藤外相，至西園寺處，要求會見。同日午後，西園寺氏由政友會本部歸途中，訪桂於官邸，約談半小時，桂直向西園寺氏請求撤回不信任案『否則，請閣下自己重行組閣，收拾時局。二者必擇其一』。氏答以『事爲天下之重大問題，容熟自考慮』，退而召松田及原兩人商議，結果報以『對於桂公之提案，兩者皆難同意』。

二月九日加藤外相又代桂來訪，亦無結果。於是桂以收拾時局之難爲名，直接向青山離宮上奏。大正天皇卽召西園寺氏參內，並勅令『關於衆議院中之糾紛，在今日之場合，應特別地用意盡其匡輔之責』。按從來的習慣，關於此類勅令均用文書，今爲口旨，使當時之西園寺無以爲答。至退而參見內大臣伏見宮殿下時，方知天皇的心意，是令氏以政友會總裁的地位，撤回對現內閣之不信任的案件。氏當時答，盡力之所及爲之。

西園寺奉口旨之後，立在邸中召集松田，原及政友會幹部，討論應付方針，適國民黨首領犬養毅聞訊趕到。依犬養之見，西園寺氏爲自己之門第計地位計，自當軟化；可是爲憲政前途計，則雖玉石俱焚而不惜。

然而違反勅令，在日本那樣國家中，並非人臣之道，故勢之所至，非使西園寺氏辭總裁之職不可。因以總裁之身，不能不奉旨取消不信任案，事實上桂之行為，徒足激起不平的人心，雖名望兼高如氏者，亦無辦法使政友會之議員就範。如出之於辭職，則一切責任可不了自了。

十日政友會開『協議員會』，西園寺首先演說。這個演詞，是氏以政治家地位最後的演詞，因爲自此之後，既未列閣，又非政黨負責人，直以元老及重臣資格，參與國事矣。演詞中首述天皇的旨意，後云：『余分屬臣子，不能不服從陛下之旨。諸君係國民之代表，如主張本意，事屬當然，對於現下之時局，希望不動一時之情感，爲黨爲國計，作十分慎重之考慮』。

演說後，協議員佐竹作太郎主張保留決議，松田正久要求即決。忽有戶水寬人動議：『本黨依然堅執豫定的方針而突進』全場無異議拍手通過。各議員均佩白薔薇章散去。

國民黨同日開議員大會，犬養毅氏於報告昨夜與西園寺會見狀況之後，主張『不管政友會之態度如何，均堅持決議案，奮鬥至最後而止』，亦得滿場同意。

於是，政友與國民的聯軍，震動了全院的空氣，使桂太郎不知所措。奏伏的結果，使西園寺氏辭去總裁的職務，志固得酬，然而羣衆的憤怒，不因之而消，反更激昂，此誠非意料所及。於是只好三次奉請停會。

停會之後，關西各地示威的行爲續出不窮。因爲如大阪那樣的地方，是反三菱者之三井，住友和古河等大小財閥的根據地，那是毫無足怪的。

世間事情，最難應付的就是衆怒。如桂太郎那樣地位和手腕的人，處此局勢之中，也只有出諸辭職一途。於是五十三日的天下，亡於一朝。在日本政治史

中，這一次的內閣，也是最為短命的內閣。

大正二年二月十日桂太郎辭職，山縣請以西園寺繼任，氏不受，遂代以山本權兵衛。

山本內閣成立不久，西園寺氏招松田及原敬二人於私邸，辭政友會總裁職，因在議會開會中，故秘而不宣，一切黨務，統由松田及原敬兩人負責。及三月二十六日，第三十次議會閉會，政友會，方發表總裁辭職的經過，結果有政友會八團體與貴族院議會派代表懇請留任，不得要領。大正三年五月及六月前後，又派人至京都再請，氏以原敬薦代。於是遂解除總裁職務。

後一年，氏上京參謁天皇。大正天皇深諒氏當日的苦衷，於賜優渥詔語之外，又以漢詩贈之。云：註

詠海

積水連天足大觀，

衆川流注波瀾湧；

由來治國在修德，

德量祇應如海寬。

氏於感激之餘，捧呈和韻：

恭拜詠海御製

奉攀瑤礎應制

鵬溟決背縱遐觀，

決泝無涯翻巨浪，

石谷宗朝都不擇，

如何聖德牢籠寬。

(註)此係原文，下首亦然。

一六 至山縣有朋逝世

自西園寺氏辭政友會職後，從未登身於政治的舞台；可是他隱身於舞台之後，來指揮政治。幾乎沒有一次內閣的更迭，沒有他的參加。

不過，一直至大正十一年二月一日止，西園寺氏雖以元老資格，參與政權，而實力仍操之於山縣有朋公爵之手，他又僅僅是一個輔佐役而已。

本來第三次桂內閣的潰亡，繼任的應是西園寺以政友會總裁繼任，可是他爲着違背勅令的事故，不肯出廬。結果以山本權兵衛伯組閣。山本氏的登台，事前以得政友會援助爲條件，無容說是得西園寺的同意。

政友會自西園寺氏辭職起，便成爲多難的政黨，首先有尾崎行雄等二十四人，所謂『最硬派』的，宣告脫黨，組織政友俱樂部，企圖與國民黨合作，實現政黨的內閣。另一方面，桂太郎的立憲同志會，於二月十四日，亦發表主義政綱，好似使山本的內閣兆着倒潰的前途。

然而山本在政友會援助之下，還能夠支持，至三十一一次議會中，突然發生海軍士敏土受賄的事件，遭各方面的攻擊，雖以愛護現內閣自任之元老山縣亦不敢有所發言，終至於迫山本下野。

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山本伯辭職，天皇后詢於各元老，經數次會議，以貴族院議長德川家達公爵奏薦，被辭，又擬以清浦奎吾子爵組閣，因缺乏海相，亦至於流產。最後，依井上馨侯爵的推薦，促大隈重信伯爵起而負重任。正在推讓之間，忽然從沼津傳來皇太后陛下危篤的悲報，諸元老恐懼不堪，急於成立內閣，迫大隈上台。

自然大隈的內閣，是三菱系的內閣，加藤高明仍任外務大臣。同志會的桂太郎逝世後，以加藤高明任總裁，陣容頗整；政友會在原敬領導之下，亦足對抗。

當伊藤博文和山縣有朋爭取政權的晚年，曾以西園寺氏和桂太郎爲自己的代理人；一跨進大正的時代，情形也頗相似。雖然山縣尙以元老的領袖自任，而隱然地他的地位逐漸要移到西園寺的身上。三菱和三井的分配財權，便把上述的關係，表現在高明和原敬的身上。而原敬氏一直至被刺死，都算是西園寺的代表者。

大隈組閣時候，適逢一九一四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日本資本主義利用這個戰局，造成東亞主人的地位。三菱系的大隈政權，於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三月的大選中，更加鞏固。結果，便產生了『五月九日』之『第二十一條件』的事件。

代表輕工業家的犬養和三井系的代理人原敬，曾以此種外交事件，在議院中彈劾，然無結果。可是爲着農商務大臣大浦兼武的瀆職，迫使大隈的內閣改組。

大正四年九月一日元老井上逝世，次年一月十二日大隈被刺倖免，時局的心中，漸漸開始移動。山縣氏雖隱居於小田原之古稀庵中，頗不滿於大隈伯的舉動，準備以寺內伯爵後繼，特遣密使赴大磯之小洵庵請西園寺氏相商在十三日西園寺化裝入山縣住宅，晤談頗久，並允使政友會協助。十八日在原政友會總裁別莊，開最高幹部會議西園寺列席，將與山縣密約及援助寺內之意宣佈，得大家的許可。

然而大隈氏對於這些的舉動，毫不以為意，因之山縣元老十分不滿。八月三日在椿山莊中，大山，松方，西園寺與山縣會見，重提前議。五日，寺內訪山縣會議後，又造松方宅，可是西園寺氏則赴伊香保避暑。九月二十日大隈決定辭職，二十六日參內，捧呈辭職書。天皇以大隈自薦加藤高明繼任事，下詢大山山縣等元老。當松本剛吉報告經過之後，山縣怒不可遏，立即坐車離古稀庵馳赴東京，與大山協議畢，迅速參謁天皇，以寺內繼，於是大正五年十月九日之寺內正

毅內閣由而產生。

這裏，我們可見到日本政治的組織，是如何地與歐美不同。海陸軍大臣，可以以利用帷幄上奏的特權倒閣；同時海陸軍領袖尚可以用不參加內閣，使組閣者流產；此其一。外有政黨，而政黨的領袖不能以其意志，拜受大命，却決之於元老。如山縣那樣的元老，一怒雖老如大隈，亦不得不乞骸骨歸里。而且尚可以「不時參內」傾覆內閣，此其二。

寺內內閣在表面上裝着超然的色彩，實際上爲着西園寺與山縣的密約，對政友會保持密切關係的。

這時候，和政友會立場相反的政黨，如同志會，中正會及公正俱樂部，於十月十日成立憲政會，以加藤高明爲總裁，若槻，濱口，安達，尾崎等爲總務，三菱之陣容一整。遂於三十八議會（大正五年十二月）中提出不信任案，而遭解散。六年三月大選結果政友會仍爲第一黨，原總裁體西園寺之意見，和寺內保持了

密切的聯繫。方以爲政權是鞏固的，誰知禍從天上來。

基於大戰的結果，日本的產業以超越前此的姿態，發展起來，無產者的運動，必然也正比例的抬頭。寺內內閣，對於這些運動，不能由防範未然上着手。結果，遂以米價高漲爲導火綫，引起各地搶米的暴動，雖然有『對支』外交『強調』及出兵西伯利亞的功績，終至由於對付『米騷』手段的不當，而陷於潰亡。

西園寺氏鑒於寺內伯爵內閣的危險，遂與平田東助子爵籌商以自己的股肱政友會總裁原敬爲繼。然而，這宗事非得大元老山縣同意不可。遂於八月二十三日以原敬信任者橫田千之助徵求山縣氏使者松本剛吉的意見。松本以原敬組閣之議獻辭於山縣，山縣以詢大浦兼武，大浦贊成。當七年（一九一八）九月二十日寺內職時，元老會議討論後任，西園寺適在嗣子八郎家，會議結果請以西園寺組閣。

二十三日西園寺侯應召集參內，大正天皇命其組閣，氏退與原敬及山本達雄協商，並訪山縣及松方兩元老表示辭意。二十五日西園寺拜辭組閣大命，二十六

日又召各元老垂詢，以山縣爲首，薦原敬組閣。原內閣遂於二十九日成立。

大正七年世界大戰宣告結束，在巴黎開和平會議。政府以氏與克利孟梭少年時代的交誼，派爲大使赴歐，隨行的有副大使牧野伸顯等。以七十高齡，遠渡重洋，半由於政友會的懇請，半由於當日日本在和會中利益之分取，非氏之聲望與克利孟梭之交誼，不克奏功。至八年（一九一九年）八月二十三日方離歐歸京。

大正十年十一月四日原敬被刺，山縣與西園寺兩人極其哀悼。次日以時局收拾對策，下詢於元老。時西園寺氏已於前年九月授公爵，適山縣臥病，遂由氏與松方協議，但不敢決，又派平田子爵徵山縣意，終以高橋是清後繼。高橋內閣於十一月十三日成立。

高橋內閣成立不久，因大正天皇病，故由皇太子裕仁親王殿下，於二十五日宣佈攝政。

十一年（一九二二年）大隈重信逝世繼以山縣有朋。於是西園寺公爵的地位，

代山縣而起。

過去，雖然西園寺參加各元老的會議，決定繼任內閣的人員，而大權仍持於山縣之手。及山縣去世，以地位，名望及門閥論，均氏爲最。於是由大正末期，或攝政起，至今日之昭和時代止，均爲西園寺的參政期。雖然政治的變動，有許多綜錯的因素，而坐漁莊中『園公』或『老公』的意旨，則誰亦不敢稍違。彼以高齡，站在政局之後，隱然撥動南針，使日本帝國的政治，不走入歧途。凡是研究近代日本政治史的人，決不能忽去這個老政治家的一舉一動。

爲着這個緣故。我們特以辭政友會總裁後之西園寺氏分爲兩個時期。第一是山縣公爵逝世止；其次卽爲後節的所述。

一七 老公與政治

高橋內閣辭職後，流言百出，攝政宮乃遣勅使下問於元老西園寺及松方。結果由松方的推薦，加藤友三郎男爵，於六月十二日舉行親任式。

加藤的上台，曾得政友會的援助，所以在四十六次議會中（大正十一年十二月），無事通過政府的提案。至次年八月二十四日，首相以積病不治逝世，二十八日由西園寺及松方兩元老的推薦，山本權兵衛伯爵，組織第二次內閣。

山本內閣成立不久，即發生帝都地震大災（九月三日），政府努力於拯濟事宜。至四十八議會開會日（十二月二十七日）攝政宮殿下，臨幸貴族院，路過虎

之門，被自稱爲難波大助者鎗擊，山本內閣因負此『大逆事件』的責任而倒。

西園寺公爵遂應勅使之請，薦清浦奎吾子爵，於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元旦組閣。因議會中缺乏與黨，遂於三十一日解散，籌備大選。

五月十日在清浦內閣監視下，舉行第十五次總選舉，十一日在興津水口屋寄居之政友本黨總務床次竹二郎氏，忽接東京電話，急速離興津，適特訪西園寺之前山縣元老特使松本剛吉氏亦寓該屋，見狀怪之，至坐漁莊探西園寺氏的政見，說：『選舉結果，在此兩三日之內，可以判明，如若憲政會占居第一黨之地位，則爲時局之安定與人心之歸趨計，余思以同黨之總裁加藤高明子爵，組織後繼內閣，爲至當之事。』可是公爵默然不答，並顧而言他。十二日松本返小田原自宅，接各地情報，確爲憲政會勝利，十三日早特訪靜養於逗子櫻山別墅之平田內大臣，平田係當日準元老，且與西園寺公有信使之聯絡，不覺微露內情，松本繼云。『真如閣下所言，憲政會成爲第一黨，則清浦內閣，由於選舉之失敗，應

當辭職。爲人心的安定計，後繼內閣，當然由同黨總裁加藤子爵組織。可是屬於至當嗎？」平田恐詞窮，特亂以他語。但同晚又以電話約松本明早再來。

時大選結果，憲政會佔一五四名，政友會佔一〇一名，（上爲護憲派）政友本黨（政府派）僅一一四名，勝負立見。松本十四早一見平田，平田立即請其與與津之西園寺商計大局。

十五日松本至坐漁莊，西園寺公爵迎至階上云：『選舉果如君料，憲政會爲第一黨。無論何國，在自家政權之下舉行大選，而拱手旁觀其結果如現政府者，應無之。山本達雄和水野練太郎，以及床次竹二郎之輩，究爲何事耶？』繼云：『現在，既有如此選舉的結果，則清浦之進退，自成爲問題，可是平田和我，對於清浦直接地眼觀他的進退，那是沒有如此理由的。不過，平田和清浦分屬兄弟，在他的意見中，究用何等的方法呢？請君以此事傳於平田』。

但在雜談之間，公爵又對松本說：『如清浦辭職，其後繼者誰最爲適當，君

會思及之耶？」松本直以加藤對。公不怒亦不表贊成，只以探詢平田意見，請松本一行。

松本奔走着平田和西園寺之間，結果得了加藤組閣的決定。即祕密入京會見高明。同時床次氏亦爲復黨的問題，請松本向老公進言，松本允道使往探詢新由興津至京都之公爵的意見結果覆函云「待諸他日」。

清浦本人自與京都之西園寺氏談後，決於七日辭職，高明子爵按老公之「除革新俱樂部外與政友會協調以鞏固政權」旨意，着手組閣。

七日攝政宮殿下，特派勅使德川侍從長赴京都清風莊詢問公爵對於後繼者的人選，九日歸京，以西園寺推薦加藤高明上奏，十一日加藤內閣成立。

內閣組成後，政友本黨推床次竹二郎爲總裁，宣告成立，政友會遂分裂。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通過普選案，而內閣產婆平田東助伯却於四月十四日逝世。政友會總裁高橋是清亦讓位於田中義一大將。

田中義一於就任總裁之前，先請松本氏探園公口意。西園寺氏表示爲總裁也可，但不能急於取得政權。這個答覆，真意何在很難知道，可是聰明的松本接而問着：『那麼須待至何年呢？』『先等過五年再說！』

高橋氏不獨辭去政友會的總裁，而且辭去現內閣的閣員，加藤首相請田中入代，被拒絕。這樣加藤內閣便開始動搖了。至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果爲政友會所倒。事聞於西園寺公爵，深惡其卑劣的行動，至八月一日，再奏薦高明，於是高明的第二次內閣於八月二日成立。

加藤的第二次組閣，驅政友會於閣外，以憲政會爲主體，於是政友會與政友本黨企圖提攜，但不久又決裂。大正十五年（即昭和元年）一月二十一日加藤首相於答覆長岡外史氏的質問詞上忽昏倒，至二十八日即因心臟麻痺逝世。

一月二十九日，按原內閣前例，若槻禮次郎組閣。自十二月起大正天皇因氣管肺炎，病狀日深，十一日東宮及妃，西園寺元老與各大臣續集寢宮，二十五

日駕崩。攝政宮登極，改元昭和。

時政局因杉烈事件，十分嚴重。貴族院研究會領袖，青木信光子爵，請松本剛吉氏詢西園寺氏的政見，問有無妥協之道，使政府與政黨得無事相安。氏答以兩可。松本以之告於青木，青木遂從事各派妥協的運動，結果得使若槻渡過難關。

但是，爲着不景氣的緣故，日本大財閥之鈴木商店至於倒閉。倒後，累及台灣銀行，遂使政府企圖用緊急勅令救濟之，詢於樞密院，爲所否決。若槻首相，仍努力進行，並不惜以內閣之辭職爲最後之一擲。

時西園寺氏適由興津赴京都，松本及中川小十郎等隨行。車至名古屋，得政局險惡的報告。至歧阜，又得內閣決辭職訊。松本直以之報告「老公」。『老公』云「如若槻內閣既決定總辭職，則對於後繼內閣，必蒙主上的下問。若大命降於田中，外務大臣一席究爲何人尙不明白，可是，對於詮衡，不得不細加考慮。請

君今日直由京都返京，就近探詢都門的政情」。

松本抵京後與田中總裁會見。當詢及外務大臣時，田中很粗暴地答道「那麼外務就由老夫兼攝，不是妥當嗎」。氏立以密電向公爵報告。

十七日若槻捧呈辭表，即遣勅使下問十八日勅使以公爵意見上奏。又依前例，咨詢於牧野內府，內府無異議。二十日田中義一遂以總裁拜受大命。

田中內閣是政友會的內閣。今日政友會總裁之鈴木喜三郎任內務大臣。高橋是清任大藏大臣，今日的內閣總理岡田啓介任海軍大臣。

時財界情形不佳，各銀行因而休業頗多，台灣銀行急請政府救濟，及若槻內閣對於台銀，所允二億圓借貸之案既為樞府所否決，立陷於停業。於是全國金融界紛亂，使田中內閣不得不下令停止支付三星期。在此期間，召集臨時議會解決。賴高橋藏相的手腕，使天大的風波，化為無事。

然而與政友會對抗之憲政黨及政友本黨却於昭和二年（一九二七年）六月一

日，合併組織民政黨，以濱口雄幸爲總裁。第五十四次議會，田中以反對黨最大。特於三年一月二十一日下令解散。

同年四月十九日，因中國方面北伐軍至濟南，對於北政府不利，故特以保護居留民爲名，派熊本第六師團及天津駐屯軍出兵，遂發生『濟南事件』。

同時大選結果政友二百十八名，民政二百十七名，其他之無產黨與革新等大有左右輕重之勢。十二月以大山郁夫之勞動農民黨紊亂社會安寧，下令解散，對於左傾團體，壓迫日深。可是床次等却欲自創新黨。欲探知『老公』之意，特請松本爲介。六月九日，床次獨與公爵會見達一小時之久。六月二十日，床次以覺書四項。呈『老公』。第一項，對於民政黨之濫以內政不干涉之美名，過分姑息，偷一日之安，輕視維新皇謨，並阻止大和民族自然之發展。宜以合法的，積極的手段，擁護既得權。公頗首肯。及聞床次將赴中國。認爲應待第三黨成立之後。

八月一日床次氏脫離民政黨，從事新黨之計劃。十月中旬助床次建立新黨之

松本剛吉氏以手術入慶應病院，二十六日青木子爵過訪，談及政局，亦主張床次組閣，並自告奮勇，請田中退讓。

十一月十日天皇陛下幸京都，舉行即位大禮，對於年達八十之西園寺賜杖。並許其不必參謁，專事靜養。

十二月床次與田中會見告赴中國之旨，七日出發，隨行有井戶川中將等九名，由上海入南京，與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等巨頭會見，又經青島赴濟南，弔因濟南慘案而犧牲之中國某要人墓。再返青島坐船經大連入奉天會見張學良，得張與楊宇霆之歡迎，總計行程不及二旬，十二月二十五日返東京。所爲何事至今尙未明白，由去年的宣佈，云係在中國取政治資金以放棄滿蒙利益爲條件，並受張學良五十萬元巨款，但終未得證明，至今成爲疑案。

時因張作霖被炸案，使反對田中內閣的，用以攻擊。貴族院方面，更通過『首相問責決議案。』其他對於重要法案，又全被否決，遂陷於苦境。四年（一

九二九）六月二十九日，特訪西園寺公爵，求諒解，但無要領，二十九日遂準備辭職。七月二日以辭表捧呈闕下。

田中內閣辭職後，昭和天皇詢於內府，牧野伸顯請派勅使徵元老西園寺公意見。二日鈴木侍從長至駿河台傳聖旨。西園寺公十一時十三分參內。退而在別室中與牧野內府熱商。結果爲應使憲政復於常軌，請以民政黨總裁濱口雄幸組閣。

濱口僅費八小時的工夫，詮定閣員，於即日成立。

新閣員中大藏大臣井上準之助，並非民政黨的黨員，因之頗召同志的非難。時政友會的脫黨分子，五年間夢取政權而不得之床次竹二郎，覺新黨行將自滅，於七月願與政友會合併。濱口內閣的政策，則一反田中所爲，取緊縮方針。

民政黨在議會中係居於第二黨的地方，常苦受政友會總裁犬養毅的攻擊。遂於五十七議會（四年十二月）後，下令解散。（五年一月二十一日）。解散之後，利用政權，干涉選舉，至同年二月二十日大選結果，民政黨全勝。

可是在五十八特別會議中大養總裁與濱口舌戰，尤其軍縮問題，以『政府，無視軍令部的意見，將兵力量決定的條約調印，不是違憲嗎？即使退一步，非違憲，不是無視從來之慣例，難免越權的處置嗎？』使內閣頗感難於應付。

雖然幸渡過難關，而干涉統帥權的惡名，給與日本國民以不少的衝動，再加失業問題終始沒有妥適的解決，遂有不逞之徒，從事着另一種政事的行爲。果然五年（一九三〇）十一月十四日由東京赴岡山及廣島兩縣大演習中，被暴徒刺傷下腹部，負傷頗重。至十月二十六日第五十九次議會，以幣原喜重郎代理。及傷愈，終因病軀無法負擔重任，次年四月十三日決定辭職，並辭民政黨總裁。

民政黨黨員，自接受濱口之辭職後，以若槻禮次郎繼任總裁。六年四月十四日，天皇派鈴木侍從長，垂詢與津之西園寺。以濱口內閣因不幸辭職，任務未了，宜以民政黨總裁若槻組閣上奏。於是十五日，大命遂降於若槻身上。而第二次的若槻內閣，同日亦告成立。

若槻就職不久，民政黨要人富田認為政局並未樂觀，有政友會攻於下，貴族院反對於上，如不得妥適應付，便無法維持現狀，應從事協力內閣的建立。若槻以之徵求閣員意見，只內相安達避而不答，遂使內閣陷於內部不統一之苦境。終由於安達的態度強硬，使若槻內閣以二百四十日壽命而終。

照例由西園寺的奏薦，政友會總裁犬養毅氏組閣。（十二月十三日）。

在犬養內閣中我們見到近日左右日本政局的荒木貞夫任陸軍大臣。這時候政友會的內部已開始了分化，由於各小財閥的集合，勢必至於『督軍化』，隱然已有鈴木派和反鈴木派分立的萌芽，不過沒有今日的顯明而已。

七年（一九三二年）一月八日天皇行幸代代木閱兵，途次有朝鮮人李奉昌拋彈的『不敬』行爲，使犬養內閣不得不負責辭職。天皇以之垂詢於西園寺。氏以爲當此內外時局多事之秋，不宜更換宰相，應使犬養繼續組閣。宮中各大臣，亦以氏意爲然。犬養內閣賴此一奏得保全政權。

至六十次議會，犬養氏鑒於局勢的不妥，於二十一日下令解散。次年（七年）二月重行選舉，結果政友會以三百〇三名佔絕大多數。至五月十五日，忽有陸軍將校，直入首相官邸，射殺犬養。帝都大亂，然不久鎮壓平伏，這就是所謂『五·一五』的事件。

『五·一五』事件，是日本法西斯對於奪取政權的第一次嘗試，站在他們背後的，則為軍部。高橋臨時代相，於十六日決定辭職，後繼人選紛紛莫定。

如按憲政常道而言，在犬養死後，政權應歸諸政友會總裁鈴木喜三郎之手，可是這個時代，一切都已經轉變。軍部在少壯派領導之下，決不是如鈴木那樣魄力的，可以制服。這一點元老們知道得十分明白。另一方面，民政黨自己也覺到組閣無望，不如促中立者上台，使自己得以與黨地位，分佔利益。在元老方面，尤其是在久富政治經驗之西園寺公爵方面，鑒於法西斯的上台，無補於大局，政黨又缺乏信用。於是，他們終感到，應該使日本的政治，走上非常軌上

去，也就是從憲政時期，走入『非常的時期』。

這樣，海陸軍大將齋藤實，於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成立了非常時期的內閣。

在犬養內閣中，發生了滿洲事變至齋藤組閣時成立了『滿洲國』，同時法西斯的運動，也逐漸抬頭。結果爲着某種的事件，在五相會議中，使他下野。時在昭和九年（二九三四年）七月。

可是齋藤的內閣，係過渡期的內閣，因爲『非常時』是帶着過渡期的性質。這個時期如未越過，那麼，雖然齋藤下野了，而他的任務並未完了。所以在豫料之中，使齋藤氏密友岡田啓介海軍大將於七月八日成立了他的內閣。

西園寺對於這個內閣的選擇，據云係出自齋藤的保薦，因爲他對於岡田是不大明白的。岡田的內閣，最好的，是將齋藤內閣中最重要的高橋是清代以高橋的門徒藤井真信，這是一個迫不得已的舉動。因爲，據云前內閣之『五相會議』的結論是荒木大將和高橋藏相一同下野的。

可是後來爲着『補強』的緣故，仍於藤井逝世之後，重請高橋登台，這一點，我們要佩服那西園寺們的眼光遠大，因爲非如此，則岡田內閣又當潰亡。

若使日本這個國家，萬一，一天沒有了如西園寺公爵那樣具着一個偉大政治家風度的人，那麼，恐怕誰也感到是一個損失吧。這位被人稱爲『園公』和『老公』的公爵，今年已經八十七歲了。他經過了孝明，明治，大正和昭和四朝；在他眼中，世界上政治的變動，從巴黎公社起至蘇聯成立止，不知道有多少次的政變。人們在讀歷史，他却在溫習和回憶着過去。這些，我們由他近年來對日本之內政和外交，可以得到許多的證明，認定牠對於現階段的日本帝國，是非常重要的教訓。

所以，我的結論是：如果不明瞭西園寺氏公爵的歷史，誰要談日本的政治，那必是片面的。

同時，以八十七的高齡，尙操心着國家大事，究竟他的健康能否允許他呢？

他的起居生活究竟是怎樣呢？這是在本書中最後一節的任務。

一八 私人的生活

西園寺氏個人的生活，極其風流的能事。從貴族家庭中生長出來，弱冠卽榮達，未曾受過人世間常人所受的挫折的人，他的一生，自然要過着我們所預料得到的生活了。

當他在明治二年間離開軍職，往長崎留學時，不過十七八歲的少年，常出入於校書的家。由這個時候起，一直到目前止，我們從沒有見過，他曾正式娶室，可是受他寵愛的人頗多。

他最初出入的場所，是土佐藩主山内容堂常常遊玩的柳橋。柳橋的校書們不知道他是一個貴族的子弟，更想不到他是曾任過山陰道總督重任的人。曾這樣地問過他：

「喂，你做什麼生意？」

「我吧，是讀書人喲。」

「噯，那是討厭的。」

「真的吧！」

「你如喝了酒，便不能用功了。」

「可是，白天一定到學校的。」

「真的嗎？」

「如想到是假的話，就請來看看吧，因為在開成所裏是努力用功的。」

到後來有許多藝妓知道了公的身分。其中有一人自動地把鯉魚一尾送到開成

所去，在飯堂中便引起了許多同學的注意和非難，說：

「什麼，是由妓女送來的東西嗎？醜態得很！」

「奇怪得很，學生的身分何在！」

於是，終把這宗事報告教師去，成爲問題。他的先輩恐怕他還是如此地生活下去，所以當他上京時，每對他忠告，請他要檢點些，不要過着浪漫的生活。不久，這宗事傳到桂小五郎——即木戶孝允的耳裏。這位半生中，過着戎馬和溫柔鄉生活的人，他很妙地答着告訴他的人說：「無須掛慮」。

有一天他在校書家裏，和她們正鬧着的當兒，使隔壁的人，感到吵鬧，有一人大聲地喊過來：

「隔壁的客人，討厭極了。」

「什麼，隔壁，隔壁什麼呵？」

「不行。」

「混蛋的東西。」

「於是，接着聲音，有一人把榻扇推倒走過來，喝道：

「無禮的畜生。」

氏對於這個敵人，憤然拔刀相向。於是引起許多人的怒氣沖沖，喊着：

「拔起刀來嗎？」

「敢在太歲頭上動土的奴才。」

繼聲音而來，有茶杯等的飛舞。忽然一人，從人叢中走出說：

「西園寺公啊。」

「什麼？」

「喂，不行不行，這位先生是西園寺閣下。」

人們走後，他復就原座飲酒，女人們偷偷得得地看着他的姿態說：「簡直是

一幕活劇」。

這種行爲，在維新期中，並不算得什麼奇怪的。日本的官吏，於公退之暇，在妓院中喝得昏天黑地的習慣，當明治初期便已風行。喝了酒後，至於動武，更屬常見。譬如後日成爲三井家顧問之井上，和三菱家主人岩崎彌太郎，也會比武過。西園寺幼年的行動：不過是一般行動的表現而已。

當他到法蘭西留學時，常出入於舞場和咖啡館，而遊玩的同志頗多，感得密契的則爲船越光之丞。

有一天他們在一個夜總會裏，見正舞着的黑髮大眼睛的西班牙風穿紅衣的女人，不覺發呆。船越便囁耳說，她是法蘭西文壇上以浪漫派著名的蒂沃斐爾哥超的女兒，曼兆芝夫人。原來是和船越相識的。

舞後，船越便和他她介紹說：『這位也是日本的留學生，西園寺先生』。

『呵，原來是西園寺先生，久仰大名』。因爲曼兆芝夫人曾聽到有一位日本的貴族，常常來這個地方遊玩的消息。

如是，三個人在一張桌上，從政治談到文學，他的法蘭西古典文學的博識，使她驚佩，同時又知道，他的法語是十分流利。待凡爾林奏時，他和她便攜手而舞了。舞後，兩人很親密地旁若無人地談着：

「日本也有跳舞嗎？」

「這樣的舞是沒有的，」可是他爲她解釋日本宮中舞蹈的方法。

自那時候起，西園寺氏便爲夫人家的常客。到後來這位曼兆芝夫人，成爲氏友光妙寺三郎的情人。

在巴黎時，他常常和光妙寺三郎在上述亞美利干咖啡館裏玩着。他們另把他稱爲星旗樓。約二十年後，他重遊巴黎時，曾爲紀念亡友光妙寺三郎的緣故，題着：

琴情詩景夢茫茫，

二十年前舊酒場；

無數垂楊生意盡，

傷心不獨爲三郎。

並在詩前書云：『往年，余與亡友光妙寺三郎共飲於此樓，距今已二十年。

三郎曾有：詩景琴情我奈何之句。今再過此地，不禁眩然，因作一詩』。

待氏返國，常至新政府官吏宴遊地新橋。在明治初期，藝妓集中所爲柳橋及新橋兩地，據後人記載，柳橋之妓洒落富風致，而新橋之妓，則覺豪爽氣韻高，但佳麗者寥寥無幾。然氏的情侶校書玉人，雖藉隸新橋，却爲美人！

玉人本名小菊，時年還不過十六，後爲氏所眷，生新子姬。當懷孕時，被氏脫籍，居於氏的住處大村屋及附近的空宅。

玉人的姿態後人多曾述及。據云研麗，清眉，秀目，高鼻。她的風致多，席間待客，能見機應變，不讓老妓。曾有人爲之詠云：

鵲鴿原上冷秋風，

不似香閨春意通；

惟識城山劍頭血，

化成娘子玉鈿紅。

明治十九年氏年三十有八，歸自奧大利，以侯爵公使身分居於新橋的三等煉瓦地，雖與妾同居，仍風流自命，出入於茶樓酒館。

三十五年赴歐，寄居法國，年末與伊藤博文同歸，在大森建宅，題曰望緣莊，並自題云：

數楹郊野築方成，

時欽農夫樂太平；

夏日讀書冬射獵，

曹侯未志在功名。

某夜家有盜入宅，專竊婦人裝飾品。公特詠二詩笑之：

調盜

金鳳銀鵝玉搔頭，
半夜深閨隨手收，
不掠阿堵攫香奩，
綠林豪客真風流。
大竊國柄小爵祿，
自古人間多俗儂。

笑犬

夜深四隣寂，
何者來問津；
跼徒術亦巧，
堯犬無精神。

搖尾低頭門不警，

月明枉吠梅花影。

當氏移居大磯驛時，住宅小，不過八席，六席，四席半三間，此外爲婢室。

隣居則爲伊藤博文之寵妓光菊。時大正天皇係太子，曾親遣使者至其家，屈居婢室。即在大森時太子亦欲行幸公邸，公特辭之。後事爲伊藤所知，笑云『西園寺氏真平民也』。

氏在家中，常彈家傳琵琶，能爲公解愁的玉人，格於家風，不能以正妻待遇。所生新子姬，後嫁於養子八郎，這係伊藤與井上兩人斡旋的結果。

八郎係舊日藩主毛利元昭之弟。新子姬貌美性柔，生於明治二十五年，曾入華族女學校，及神田之佛英和女學，當公參加巴黎和平會議時，曾與夫八郎同行，惜歸國不久她即病歿。

被福澤桃介脫籍之 Yuriga 子，係公的第二夫人，善嫉妬，曾因披閱公之文書

受叱，震災後移居興津，時與阿花暗鬥，生氏最鍾愛之園子。嫁川崎市富士電機會社之技師高島正一。

阿花係公侍女，是否列於侍妾之林，頗引起議論。養子八郎曾於此事，對新聞記者云：

『阿花係侍女，諸君何亂自推測。』

阿花本名奧村花，生於京都，係身材瘦削的美人。思索力強，得公的信任，並司公的財政。當公以和平會議使命赴歐時，曾隨公同行，故人稱爲『雪月花旅行。』及歸朝之後，一日竹越與三郎氏，在駿河臺午餐，阿花接待，竹越氏對她說：『就在日本，漸漸地給與婦女參政權，也未可知，如成爲事實，眼下君等，因爲是世間的名人，可取得女議員的資格』。可是阿花不在乎地答道：『婦女參政權是什麼東西呵！』

依人們的傳說，阿花曾與廚子發生反常的關係。他——廚子——自離西園寺

家後，曾任過銀行員。究竟有沒有這宗事，那是無法證明的，然而寵冠一時的她後來返居京都親宅，不久逝世。

阿花去後，西園寺家因缺侍女，應募者以相片及薦書來達數百封。西園寺家要求的標準爲『特別地注重於身分及性格，學問更無論，而且是處女。』經嚴選的結果，被取的爲京都府相樂郡木津町大字城戶八木父太郎之長女，年十九歲之H-tsun子。時在昭和三年四月。八木係地主，她於京都華頂女學以優等卒業之後。對於茶道及花道均受名人傳授。

明治四十二年。有新橋的妓女小桃，曾受公的寵愛。但却被眷愛小桃之今村銀行的要人今村繁藏氏，所脫藉。

公每年一度住居京都之清風莊，因之師事小林卓齊，尋名鐵城學習印刻，且收藏名刻頗多。

明治四十一年六月，在第一次內閣總辭職之前，公特在駿河臺私邸招待當時

日本的文人，負招集責任的爲讀賣新聞竹越與三郎。竹越轉以人的選拔，托於近松秋江。秋江在名單中，並未將自己列入。

受招待的文人，分爲十七，十八及十九三晚。十七日有川上眉山，廣津柳浪，田山花袋，小粟風葉，和柳川春葉五人。十八日有森鷗外，岩谷小波，後藤宙外，小杉天外，泉鏡花，及德田秋聲六人。最後之十九日，有幸田露伴，塚原澁柿園，內田魯庵，島崎藤村，國木田獨步，及大町桂月六人。

當招待時，公的行動，每置首相身分於不顧。有一流之「料理」，有名妓，賓主交歡，毫無顧慮，笑聲爆發。公於醉後，命侍女磨墨，振筆直書：

風流宰相解憐情 詩酒清筵三度開

怪雨一天恰似墨 文星夜墮駿河臺

及辭政友會總裁，隱居興津，雖非閉門，而來者欲一見頗不易。無論何人，欲面會者須經通告，方能入門。雖德川氏之第十六代貴人，亦不能夠例外。

政治家，受公信任的爲前民政黨總裁若槻禮次郎。若槻與公交情，始於任公之內閣大藏次官。時政府適有事於滿蒙，公以首相之尊不能親往，派若槻，山座圓次郎等行。若槻氏豪於酒，雖在火車之中，亦不缺飲。公更常與若槻共酌。可是自若槻氏薦任平沼騏一郎爲內閣總理於公起，頗受公的非難。

昭和之初，中國有名畫家吳昌碩高弟子王震由上海來日，爲公畫像。後吳昌碩氏爲之題贊詩云：

鬱金香溢古金罍，

鐵蕩朱門笑語陪；

今日公侯傳鼎盛，

知君前路是如來。

公見而笑顧傍人曰：老夫也越變越像爲如來佛祖了。

退出政界後，公的住居，依時而定。夏爲御殿場，冬爲興津，春秋爲東京，

此外，每日中，居起飲食，亦有定時。

每日早五時起，進早餐後散步，四季不變。其他午晚所進之食品。品質亦爲一定。

如無來客，則閱書。內外的吏書，每日的報紙，以及新刊的書籍，無不入目。晚年，則戒煙酒。

近身的家人，有侍女田吉等三人，以及警衛之吉澤。

近來公病時，由勝山中西及北村三博士醫治。此外尙有『天下之名醫』三浦謹之助。健康時的體態，爲體溫三十六度一分，呼吸十八，脈搏七十一，二。如稍有改變，則北村與柴即集而診視；病狀覺稍異，則勝治及中西兩博士立至。日夜不離身旁，互相交代，注意於病勢之推移。

如體溫稍低，脈搏高，則博士們便耽心到脈的上面。因爲，如『老公』那樣的高齡，有熱下脈上的狀態，勢必至爲食慾不振，情狀易召危險。所以，許多博

士們極注意於脈搏。此外對於病狀及下藥，常以電話報告於東京之三浦博士，由博士以電話指導。

「老公」的居室，溫度則保持六十度，用電氣暖爐調節，有四個看護婦交代看視。

每次病時，邸外之新聞記者們羣集問訊。他的病室，爲八蓆大，嗣子八郎住近隣，此外爲愛女園子及及養女Keiko子，與勝治，中西及北村三博士，同時，日本赤十字社，另選拔四看護婦服役。

每次園子到病室時，帶愁態問着：「父親，你的心境如何呢？」老公安慰她說：「什麼，沒有事呵，不會死的，請你不必如此擔心」。

公的住宅，警戒最嚴。自「五一五」事變起後，元老重臣的護衛，和前此大不相同。在一方面，把他視爲日本帝國的柱石，不能有絲毫的差池；在另一方面，却有許多人把他視爲日本帝國的國運阻礙者，因此，我們時常在報紙上見到

『怪漢』至公邸附近被捕，或有漢子挾大刀執鋤奸狀至邸被擒的新聞。

過去是松本負着政治上傳遞的任務，後來牠落在原田熊雄男爵的身上。自昭和爵四年，原氏就任貴族院議員後，便由與公家有血緣近衛文磨之弟，水谷川男家養子，水谷川忠磨繼任。這個人富於權謀術變，得公的信任。

興津一怒，東京的政治要人變色。日本政治舞台的導演是隱居於問漁莊中；而演劇的人則在東京。主角素來由這位受全日本人民，不，也可以說受全世界人士注目之老政治家指定的。自從他繼山縣之後，他對於每次內閣首相的人選，都能夠適合着客觀的任務。他本身沒有愛憎。他更不是爲着過去是政友會的總裁，偏袒着牠。他冷靜地，合理地爲日本資本主義開闢一條最穩定的道路。他不是惡意地排斥平沼騏一郎的登台，他是覺着日本在眼前還無需踏上平沼派法西斯的階段。他惜以將近九十的高齡，僕僕於東海道上：時受天皇的咨詢。

因此，我的結論是，如果不明瞭這位老政治家的一切，那麼，對於日本的

政治，只有半面的了解。





西園寺公望年表

天皇年號	年	別記	大事	擢要
孝明	二年(一八四九)	十月二十三日生，係德大寺公純第一子，出繼於西園寺師季。	英船抵浦賀。	
嘉永	四年(一八五一)	七月嗣父師季逝世，氏爲西園寺家主，名公望，十月叙從五位。		
	六年(一八五三)	特任爲孝明天皇的侍從。	伯理提督率艦至浦賀。將軍家慶薨。	
安政	元年(一八五四)	叙從四位。	結神奈川條約。	
	四年(一八五七)	嗣母棄養。任右近衛少將，進觀天皇。		
萬延	元年(一八六〇)	在宮中服務。	井伊守被刺於櫻田門，水戶齊昭薨。	
	十二歲			

明治		孝明	
明治	明治	慶應	文久
元年(一八六八) 二十歲	元年(一八六八) 正月四日任山陰道鎮撫總督，與中川小十郎一家發生關係。	三年(一八六七) 十九歲	元年(一八六一) 十三歲
三月二十日任權中納言。	四月十九日任但馬府裁判所總督。	正月五日叙正三位。	三月二十七日任右近衛中將。
兼山陰道裁判所總督。		七月十九日增賜祿三五〇俵	四月二十五日從三位。
中。	德州慶喜上表稱罪，命謹慎。	十二月九日任參與職。	和宮下嫁。三條實美東下傳攘夷詔。
	改江戶為東京。	五國與日本訂立條約。	十二月二十五日孝明天皇駕崩。
	伏見，鳥羽開戰。	明治天皇執位。	
		王政復古令下。	
		巴黎開萬國展覽會。	

		明治	
		明治	
<p>二年(一八六九)正月五日東上辭職。 二十一歲 三月二十五日免陸軍將職。</p>		<p>閏四月五日任東山道第二軍總督。發五條誓文。 四月二十三日任北園鎮撫使。 五月六日以第三等陸軍將赴越後口。 六月十四日免鎮撫使，任參謀。 六月二十日任越後口大參謀。 十月二十八日任越後口府知事。</p>	
<p>十二月十八日赴長崎學法語。</p>		<p>天皇幸東京。</p>	
<p>大村益次郎被刺於京都。 隨長十肥四番自請奉還版藉。六月詔許之。</p>		<p>榎本武揚據函館，不久降。 公卿諸侯改稱華族。</p>	

	明治		<p>三年(一八七〇)十一月永世下賜祿米四百六十石 二十二歲 八斗。 依願免官以官費留法。</p>	<p>普法戰起，九月拿破崙三世 降。 四月法蘭西共和國成立。</p>
	明治	<p>四年(一八七二)正月十四日親見美總統格蘭第。 二十三歲 二月七日抵巴黎。</p>	<p>二月十六日學習法語。 三月十八日巴黎公社成立。 六月三日，公社倒。</p>	<p>中江兆民以司法省名義派 赴法國留學。</p>
	<p>六年(一八七三) 辭官費以自費留學。 二十五歲 在法國日本大使館服務。</p>	<p>與中江兆民等交遊，在亞哥刺士家 識克利孟梭。</p>	<p>征韓論破裂，西鄉隆盛辭職。</p>	
<p>七年(一八七四) 二十六歲</p>	<p>在法識西德次郎，磯部四郎。</p>		<p>一月遠征台灣。</p>	

明治		明治	
十一月(一八七八)	十二月二十八日復叙正三位。	二月江藤新平叛於佐賀。	三十歲
十三年(一八八〇)	十月二十一日歸國，參加創辦今之明治大學前身之明治法律學校。	四月板垣成立愛國社。	三十二歲
十四年(一八八一)	三月十八日明治法律學校成立。	五月大久保利通被刺。	三十三歲
	成立東洋自由新聞社，並任社長。	內閣與各省分離，自由民權運動熾。	三十四歲
	四月八日依政府意辭社長職。	下令二十三年開設國會。	
	十一月二十四日補參事院議官，在內務部服務。	中江兆民之民約譯解出版。	
十五年(一八八二)	二月二十二日任內閣委員。	七月發生「開拓使拂下」問題大隈下野。	
	三月四日隨伊藤博文赴歐。	大隈組改進黨。	
	三月十二日賜勳三等旭日中綬章。	開條約改正豫備會議。	
		與朝鮮訂講和條約。	

明治		明治	
<p>十九年(一八八六) 三十八歲</p>	<p>六月五日歸國。 八月六日任法律取調委員。</p>	<p>清丁如昌率定遠鎮遠兩艦 至長崎，使日人驚駭。</p>	
<p>十八年(一八八五) 三十七歲</p>	<p>二月十四日任奧國全權公使。 四月十八日赴任。</p>	<p>派伊藤博文赴清國。 十二日伊藤內閣成立。 廢太政官改爲內閣制。 與清訂天津條約。</p>	
<p>十七年(一八八四) 三十六歲</p>	<p>五月八日派赴法制部服務。 七月七日授侯爵。</p>		
<p>十六年(一八八三) 三十五歲</p>	<p>八月四日返國。 九月十八日隨伊藤博文赴福島。 十二月十四日任參事院議官。</p>	<p>岩倉具視逝世。</p>	
	<p>九月二十九日許佩薩克遜大公殿下所贈之白鷹第二等勳章。</p>	<p>板垣創刊自由新聞。</p>	

明治		明治	
二十一年(一八八八)	二月二十五日受領羅馬教王勳章。 四月歲五月二十九日敍勳二等，賜旭日重元章。	六月二十八日訪羅馬教王。	一月東京有電燈。
二十年(一八八七)	六月四日轉任柏林公使。兼比利時公使。	六月二十八日訪羅馬教王。	黑田內閣成立。
二十三年(一八九〇)	特派參加荷皇葬儀。	元老院廢，帝國議會初次召集。	設金鷄勳章。
二十四年(一八九一)	八月二十一日歸國。	三條實美逝世。	松方內閣成立。
二十五年(一八九二)	十月七日任民法商法施行取調委員長。	四十三歲九月四日任賞勳局總裁。	
四十四歲			

		明治	
		明治	
	二十六年(一八九三)	四十五歲	四月十三日任法典調查會副總裁。 十一月十三日任貴族院副議長。 十二月十一日叙從二位。
	二十七年(一八九四)	四十六歲	五月十日任樞密顧問官兼賞勳局總裁。叙高等官一等。 五月十二日免貴族院副議長。 八月二十日派赴朝鮮。 九月三日任文部大臣。
	二十八年(一八九五)	四十七歲	六月五日臨理代理外務大臣。 六月二十日叙勳一等賜瑞寶章。 十一月十八日授與明治二十七年之從軍記念章。
	二十九年(一八九六)	四十八歲	四月三日免代理外務大臣。
			議會解散。
			旅順被日佔領。
			成立下關條約。
			松方內閣成立。

明治	
明治	
<p>三十年(一八九七)</p> <p>四十九歲</p> <p>遊法蘭西,在巴黎會伊藤博文。</p> <p>年末與伊藤同回。</p>	<p>五月三十日兼任外務大臣。</p> <p>六月五日授旭日大綬章。</p> <p>九月二十二日免兼官。</p> <p>九月二十八日依願免本官。</p> <p>十一月五日任法典調查會副總裁。</p> <p>日俄協商成立。</p>
<p>三十一年(一八九八)</p> <p>五十歲</p> <p>一月十二日任文部大臣。</p> <p>一月三十一日免法典調查會副總裁職。</p> <p>四月三十日依願免官。</p> <p>十二月二十日敘正二位。住大森。</p> <p>伊藤內閣成立。</p> <p>憲政黨組成。</p> <p>大隈及山縣內閣成立。</p>	<p>後藤象三郎死。</p> <p>德佔膠州灣。</p>
<p>三十三年(一九〇〇)</p> <p>五十二歲</p> <p>十月二十七日任樞密院議長。代理義和團事起。</p>	

明治		明治	
三十四年(一九〇一)	五十三歲	五月十日兼任內閣總理。 五月十四日兼臨時大藏大臣。 六月二日免兼官。	內閣總理大臣。 十二月十二日免代理大臣職。
三十六年(一九〇三)	五十五歲	七月十三日依願免本官，但特賜前官的禮遇。 七月十四日任政友會總裁。	九月立憲政友會成立。 大正天皇結婚。
三十七年(一九〇四)	五十六歲	九月赴上海及長江各地。 十一月八日返國。	二月對俄開戰。 辛德秋水等發刊平民新聞。
三十八年(一九〇五)	五十七歲	與橫井時雄、高崎安彥男等赴中國中部遊歷。	日軍入旅順城，日本海海戰 日海軍大勝。副島種臣死。
三十九年(一九〇六)	五十八歲	一月七日任內閣總理大臣。臨時兼	鐵道國有法公佈。

明治		明治	
四十二年(一九〇九)	六十歲	七月十七日以鐵道國有之功賜金杯一付。	伊藤博文在哈爾濱被刺。
四十一年(一九〇八)	六十歲	七月十四日依願免本官，特以前官禮遇。	桂內閣成立。 日美協定成立。 清宣統執位。
四十年(一九〇七)	五十九歲	九月十四日授旭日桐花大綬章。 十月二十三日受法國勳章。 十月三十日受俄國勳章。 十二月十七日受清國勳章。	設樺太廳。 參加萬國和平會議。 成立日法協約。 成立日韓新協約。 成立日俄協約。
		文部大臣。 三月三日臨時兼外務大臣。受英國勳章。	設南滿鐵道株式會社。 與加拿大及智利結商約。

明治	大正	大正	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一)	元年(一九二二)	三年(一九一四)	四年(一九一五)
八月三十日任總理大臣。任濟生會顧問。	十二月二十一日依願免本官，特以前官禮遇。	六月十日任舊堂上華族保護資金調查委員會委員。 六月十八日以第一回帝國議會成立以來歷任議員之功賜金杯一付。 辭政友會總裁。 隱居於京都之清風莊。	幸德秋水判死刑。	七月明治天皇駕崩。 桂內閣成立。 袁世凱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昭憲皇太后駕崩。 大隈內閣成立。 對德宣戰。 遣艦隊佔領青島。	井上馨侯爵逝世。
六十三歲	六十四歲	六十六歲	六十七歲			

		大正	
		大正	
	五年(一九一六)	六十八歲	<p>一月十三日密訪山縣於小田原之古稀庵，相談寺內內閣事件。八月赴伊香保避暑。</p>
	七年(一九一八)	七十歲	<p>九日寺內辭職，元老以氏繼任，辭薦原敬。 十二月二十四日派赴歐洲參加和平會議。 十二月二十七日任帝室經濟顧問。</p>
	八年(一九一九)	七十一歲	<p>一月十三日任和平會議全權委員。</p>
	九年(一九二〇)	七十二歲	<p>七月七日以功授公爵。</p>
	十年(一九二二)	七十三歲	<p>十一月與松方山縣決定高橋內閣。</p>
高橋內閣成立。	原敬被刺。	國際聯盟成立。	<p>寺內正毅逝世。 板垣退助逝世。</p>
			<p>原內閣成立。各地搶米暴動。 大隈辭職。十月九日寺內正毅內閣成立。</p>

昭和					大正
昭和					大正
元年(一九二六) 七十八歲	十四年(一九二五) 七十七歲	十三年(一九二四) 七十六歲	十二年(一九二三) 七十五歲	十一年(一九二二) 七十四歲	
奏薦若槻組閣。	八月加藤第二次組閣，係爲氏深惡政友會行爲奏薦的結果。	一月奏薦清浦組閣。 六月奏薦加藤組閣。	與松方奏薦山本組閣。	六月與松方奏薦加藤友三郎組內閣。	
大正天皇駕崩。 加藤逝世，若槻繼任。	平田東助伯逝世。 田中義一代高橋是清任政友會總裁。	政友會分裂爲政友本黨。	關東地震。 郡制廢止。	山縣及大隈逝世。 皇太子殿下攝政。	

昭和		昭和	
二年(一九二七)	四月薦田中組閣。		
三年(一九二八)	十一月十日執位大禮賜杖。	床次赴中國。	
四年(一九二九)	七月奏以濱口雄幸組閣。		
六年(一九三一)	四月奏薦若槻組閣。	濱口去年被刺，雖愈，至本年	
七年(一九三二)	十二月奏薦犬養組閣。	仍辭職。	
七年(一九三二)	七月奏薦齋藤組閣。	五一五事件犬養被刺。	
九年(一九三三)	七月奏薦岡田組閣。		

西園寺公望傳

每冊實價叁角五分
外埠酌加寄費

印刷者

生活印刷所

發行者

生活書店

第三八四號

上海福州路

著者

鄭學稼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一初版

世界科學名人傳

曾寶施譯 一冊 一元一角

本書是根據(Grove Wilson 所著的“Great Men of Science”將古今世界大科學家對於科學努力的經過，一生苦悶的事業，編譯而成。文字力求淺顯，內容力求通俗，注重事實的敘述。採作中學生的科學教本或課外讀物，最為相宜。再本書係依照時代編列，差不多西洋重要的科學發明，都包括無遺，所以一般人更可當作西洋科學發達史讀。

人物評述

增訂六版 一冊 一元

本書記述近世中西成功鉅子傳記六十餘篇，著其立言行事，堅苦卓絕，在在能鼓勵奮發有為積極向上百折不回之精神，指示青年以成功之途徑。篇中主人，或為革命家，或為科學家，或為發明家，或為政治家，或為教育家，或為名將，或為學者。類多出身寒微，經過堅苦卓絕之努力，以底於成。其所憑藉以成功者，雖各殊其途，而莫不具有竅要，讀者自可玩索得之。文筆簡練雋趣，每篇前並附有名人照片及親筆簽名銅圖四十餘幅，尤有價值。

愛迪生傳

伍况甫譯 一冊 八角

G. S. Bryan Edison "The Man and His Work." 愛氏一生事跡，非特發明工作，足資觀摩，即其持躬遇人，因材施教，生平言語，針砭時病，亦頗多示實行家以模範，勵進青年以奮闢之心。本書原著搜羅至富，且極正確，廣事引證，不厭求詳，實堪作愛氏信史讀。

上海生活書店發行 本特約十大銀行均可免費購閱

青年 的修 養與 訓練	平心著 五版 一冊 九角
天才 鄧肯 自傳	孫洵侯節譯 一冊 四角
日常 心理 漫談	曾寶施譯 再版 一冊 一元
遊日 鳥瞰	三版 一冊 七角
中國 大學生 日記	萬迪鶴著 一冊 五角五分
銜微 日記	蔡文星女士遺著 一冊 四角五分
韜奮 漫筆	韜奮著 三版 一冊 四角
中國 的建設 問題與 人的訓練	盧作孚著 一冊 三角五分
事業 與修 養	六版 一冊 五角
生活 文選	再版 一冊 一元二角

國家圖書館



001717238



籍